



清儒學案

世章



口 12

3276

63

8 9 140 1 2 3 4 5 6 7 8 9 150 1 2 3 4 5 6 7 8 9 160 1 2 3 4 5 6 7 8 9

清儒學案卷一百三十一

天津徐世昌

曉樓學案

乾隆嘉慶之際治公羊學者以舉軒孔氏申受劉氏爲大師皆謹守何氏之說詳義例而略典禮訓詁曉樓蓋亦好劉氏學者而溯其源於董子旣爲繁露撰注又別爲公羊禮疏禮說問答等書實爲何徐功臣卓人傳其師說鉤稽貫串撰義疏一書遂集公羊之大成矣述曉樓學案

凌先生曙

凌曙字曉樓一字子昇江都人國子監生家貧十歲就塾讀四子書未畢卽去香作雜傭保而績學不倦年二十爲童子師問所當治業於涇包慎伯慎伯曰治經必守家法專治一家以立

其基則諸家可漸通乃示以武進張茗柯所輯四子書漢說數十事先生乃稽典禮考故訓爲四書典故覈六卷歛洪梧甚稱之既治鄭氏學得要領又從吳沈小宛問疑義益貫穿精審後聞武進劉申受論何氏公羊春秋而好之及入都爲阮文達校輯經郭盡見魏晉以來諸家春秋說深念春秋之義存於公羊而公羊之學傳自董子董子春秋繁露識禮義之宗達經權之用行仁爲本正名爲先測陰陽五行之變明制禮作樂之原體大思精推見至隱可謂善發微言大義者然旨奧詞賾未易得其會通淺嘗之夫橫生訾議經心聖符不絕如綫乃博稽旁討承意儀志梳其章櫛其句爲注十七卷又病宋元以來學者空言無補惟實事求是庶幾近之而事之切實無過於禮著公羊禮疏十一卷公羊禮說一卷公羊問答二卷家居讀禮以喪服

爲人倫大經後儒舛議是非頗謬作禮論百篇引申鄭說阮文達督粵延先生課諸子先生至粵乃與文達商榷刪合爲三十九篇爲一卷又有儀禮禮服通釋六卷羣書答問二卷補遺一卷道光九年卒年五十有五

參包世臣撰墓表

春秋公羊禮疏序

序曰禮有三起禮理起於太乙禮事起於遂皇禮名起於黃帝迨至唐虞命秩宗典三禮而祭天地宗廟之屬爰分爲天地人而三禮之名乃立降至夏殷互有損益商辛不道彝倫乖舛治法淪亡維時西伯目擊王章禮壞樂崩故設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官禮萌芽造端於此亦越武王克商反政當其所重民食喪祭文公繼志經曲粲然禮有五經吉凶軍賓嘉也以吉禮敬鬼神以凶禮哀邦國以賓禮親賓客以軍禮討不庭以嘉禮合昏

冠父作子述蔑以加矣東遷而後九服徒存一綫未絕宗邦積弱盡失侯度親盡之廟不毀昭穆之主逆祀是祠祭不以禮而吉禮亡矣亂聖人之制欲久喪而不能是喪祭不以禮而凶禮亡矣以大夫而會諸侯以諸侯而召天子是朝覲不以禮而賓禮亡矣作三軍作邱甲逾時不蒐而忘武備是師旅不以禮而軍禮亡矣取同姓以爲昏立妾媵而爲適是昏姻不以禮而嘉禮亡矣觀夫古帝王之經理天下也得禮治失禮亂得失之所關治亂之所本也可不慎與是以淫辟之罪多昏姻之禮廢也爭鬪之獄蕃鄉飲之禮廢也骨肉之恩薄喪紀之禮廢也君臣之位失朝聘之禮廢也由是觀之六經之道同歸禮樂之用尤急周禮在魯何以視爲具文也然道無終晦聖不虛生倉帝失權水精繼王孔子以有宋之裔生衰周之末自衛反魯道瞋不

行乃退考五代之禮修六藝之文因魯史而制春秋焉睹東門化鳥之書創西狩獲麟之制五始提要三統參微承百王而號素王總千聖而爲元聖經立九月道光奕世治國之體備矣生民之紀在焉在昔三王之道一質一文若順連環春秋改周之文從殷之質揀溢扶衰非故相反亦所遭之變然也說者謂春秋爲漢帝制法故其制度文爲多所採擇魏晉而後沿襲相承元魏景明時孫惠蔚因禘祫上言謂今之取證唯有王制一簡公羊一冊考此二書以求厥旨是以兩漢淵儒魏晉碩學咸據斯文以爲朝典原夫公羊至漢始著竹帛鄒夾無傳嚴顏最盛然是非不明句讀亦失於是任城何君起而修之探東國之微言闡西河之至教依經立注厥功偉矣觀其解詁言禮亦詳徐氏之疏乃詳於例而略於禮未能如孔賈之該洽也今取徐氏

之疏而補疏之義若隱略則更表明如有不同便徵他議自鄭氏三禮注晉宋諸志通典唐志苟有合於何義者罔不甄綜凡以疏通證明而詳其論說云爾

又

公羊之學蔽冒久矣言之失實者是蕞殘也議之蹈空者猶拾瀋也君子何貴乎譎言自七十子之後一卷之書不勝異說焉於是奮其私智創爲流說者有之師資既無功力亦薄世有如仲舒之下帷邵甫之閉門知幾藏往而潛心大業者乎班固以董生爲儒宗王嘉以何氏爲學海後有作者漢儒弗可及矣若夫視皮面牆要眇之論無由而知雖有日月之光盲者不能見雷霆之聲聾人不能聞是至明無補於朦朧至震無救於聾聵也欲治公羊而末學膚淺亦終不能精已荀卿曰春秋之微也

又曰春秋約而不速太史公曰約其文辭而旨博范甯曰君子之於春秋沒身而已矣由是觀之口傳耳剽之談無怪乎億錯之妄也大抵空言無補惟實事求是庶幾近之而事之切實無有過於禮者舊疏嫌其闕略故撰公羊禮疏十有一卷正徐氏解禮之失破諸儒持論之偏引据經史疏通而證明之復撰禮論三十篇都爲一卷又有緒論未著於篇而不盡涉乎禮者撰公羊問答二卷在昔荀爽有公羊問答五卷荀爽問魏安平太守徐欽答今自爲問答變其例而仍襲其名其間有與惠定宇先生之九經古義錢竹汀先生之答問相同者諸如此類一概從刪恐不知者以爲似伯尊之攘善矣蓋自隋唐以後儒者以爲孤經幾不厝懷何氏之學雖盛行於河北而北方之明公羊者魏梁祚一人而已漢儒之書遺佚殆盡猶幸仲舒之繁露十

有七卷尙在人間曩已爲之注釋固表裏而相資矣舉凡所著之書冀成一家之學不欲掣扯左穀爲三傳之調人先儒謂事莫詳於左氏義莫精於公羊春秋乃明義之書非紀事之書也若云紀事一良史之才已足何至游夏之徒一辭莫贊將謂春秋非事實不明孔子不能逆料邱明爲之作傳世無左傳而聖經亦因之而晦乎似非通論也春秋固無傳而明者也孔子假當日之行事而王法寄焉爾其事實不足繫有無之數也故公羊略之史重事經重義未修之春秋魯史也旣修之春秋孔經也古者人君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春秋是動作之事左史其職也此指未修之春秋而言若已修之春秋重義而不重事矣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事與義之辨豈不彰明較著也哉若舍公羊而求義

是水行而棄舟楫也陸行而無楫橈也江河之惡沱不可知况滄海乎眾山之崩斃不可知况東岳乎然則公羊其治經之梯航也乎吾以爲治是經者由聲音訓詁而明乎制度典章以求進夫微言大義猶魯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頰宮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也僕以闖茸之資無摩研編削之才亦無游博持掩之好唯篤嗜公羊春秋覃精竭思力索有年矣然窮其枝葉而未及宗原是知執寸莛以撞鐘燭一炬而爨鑊其無益也明甚不有賢哲何足以知春秋管子云老馬識途予雖驚駘亦旣爲之前驅矣士有志於春秋者尙或覽焉不致驚潢洋而悲歧道也乎

春秋繁露注自序

昔仲尼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春秋爲撥亂反正之書聖德在庶

修素王此文焉周室既衰秦并天下焚書阬儒先王之道蕩焉
泯焉炎漢肇興鴻儒蔚起各執遺經抱殘守闕公羊至漢始著
竹帛書紀散孔不絕此中蓋有天焉廣川董生下帷講誦實治
公羊維時古學未出左氏不傳春秋公羊爲全孔經而仲舒獨
得其精義說春秋之得失頗詳蓋自西狩獲麟爲漢制法知劉
季之將興識仲舒之能亂受授之義豈偶然哉据百國之寶書
乃九月而經立于是以春秋屬商商乃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其
子平平傳與其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自高至壽
五葉相承師法不墜壽乃一傳而爲胡毋生再傳而爲董仲舒
太史公謂漢興五世之間唯仲舒名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
觀諸藝文所載著述甚夥今不概見所存者唯春秋繁露十有
七卷原書亦皆失次然就其完善者讀之識禮義之宗達經權

之用行仁爲本正名爲先測陰陽五行之變明制禮作樂之原
體大思精推見至隱可謂善發微言大義者已漢武卽位以文
學爲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草巡狩封禪改厯服
色事未就及仲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
舉茂才孝廉皆自仲舒發之然終未盡其用當武帝時公卿以
下爭於奢侈僭上亡度民皆背本趨末仲舒乃從容說上切中
當世之弊及仲舒死後功費愈甚天下虛耗武帝乃悔征伐之
事無益也劉向謂仲舒有王佐之才雖伊呂無以加筦晏之屬
殆不及也今其書流傳既久魚魯雜揉篇第褫落致難卒讀淺
嘗之夫橫生訾議經心聖符不絕如綫心竊傷之遂乃構求善
本重加釐正又復采列代之舊聞集先儒之成說爲之注釋及
隋唐以後諸書之引繁露者莫不攷其異同校其詳略書目姓

氏咸臚列于下方夫聖情幽遠末學難窺賴彼先賢以啟禱昧
事跡既明義例斯得輔翼經傳舍此何從曙也不敏耽慕其書
傳習有年弗忍棄置至于是書之善正誼明道貫通天人非予
膚淺之識所能推見登堂食馘願以俟諸好學深思之士

禮論序

自鄭康成禮注既行後之治禮者以鄭氏爲大宗焉唯王肅好
與鄭爭異晉武爲王肅外孫故多與王說以致廟制用王肅之
議而終晉之世太祖不得正東鄉之位其失豈淺鮮哉其時儒
者或伸鄭以難王或據王以攻鄭然從鄭學者多隨書所謂禮
則同宗於鄭氏也唐人作禮疏亦專宗鄭說然唐代典禮多違
古義延及宋元臆說談經如敖氏郝氏破道甚矣近儒知崇漢
學然尙不免改鄭君之舊轍助敖郝之狂瀾茲故辨正諸儒之

說而受裁於鄭氏云

儀禮禮服通釋序

徐氏乾學讀禮通考綜覈數千年之言彙爲一百二十卷制度
典章燦然大備使讀者瞭然于沿革之際其用力可謂勤矣獨
持論稍偏不能翫選往往取後世之臆說而駁先儒之傳注所
短蓋在是矣今第就其喪期二十九卷刪爲六卷仍以禮服爲
經而傳記羣說爲緯其有合于經傳者存之並不拘以時代使
治禮之士庶幾有所依據而不惑于新奇可喜之議是則余之
所厚望也夫

羣書答問

問易疏諸氏莊氏竝云彖斷也斷定一卦之義所以名爲彖也
其說然乎否乎曰劉瓛陸德明皆主此說而不然也說文彖豕

走也從互從豕省玉篇豕走悅也鄭露赤雅云豕耳灑灑大如掌行動鼓舞目常帶笑有歡悅發揚之意狀似犀而角小居草茅而知吉凶生于兩粵東曰茅犀西曰猪神遇之則吉罔敢有害檀萃楚庭稗珠云聖人作易稱豕豕者取于此二獸也此說足以補先儒之缺據鄭說豕耳灑灑大如掌又云西曰猪神則此獸具有豕形故字從豕從互說文互豕之頭象其銳而上見也說文豕走之說未可據耳鄭云行動鼓舞目常帶笑故玉篇云豕豕走悅也如果是豕走悅則此訓詁當于豕字解之而注于豕字之下者謂豕如豕之走而悅正不指豕也與鄭說合矣段大令玉裁說文解字注亦疑說文豕走之說謂玉篇作豕走悅也恐是許書古本如是愚按段說是也謂豕爲斷者此義從諧聲出也謂豕爲豕走悅者此義從象形出也而象形之

說允矣

問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復進亦何害于義也曰文王世子命膳宰曰末有原注末猶勿也原再也勿有所再進爲其失飪臭味惡也疏食若再進必熟爛過節故爲失飪按孔子聖人也曾子聖人之徒也孔子曰失飪不食己尙不食而況奉其親乎鄭必知原爲再者釋言文周禮禁原蠶者前漢禮樂志以沛宮爲原廟注者皆本雅訓原再也

問宰予晝寢梁武帝寢讀爲寢室之寢晝胡卦反言其繪晝寢室其說然否曰晝寢非也寢室之說是也檀弓夫晝居于內問其疾可也又云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于內鄭注內正寢之中据此是宰予晝居于寢故責之

問行露之詩鄭志張逸問行露召伯聽訟察民之意化耳何訟乎答曰實訟之辭也何以知之曰列女傳召南申女者申人之女也既許嫁于酆夫家禮不備而欲迎之遂不肯往夫家訟之于理致之于獄女終以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持義必死不往而作詩曰雖速我訟云云其說亦本于外傳是其據也而王伯厚詩攷後序云蓋魯詩也

問朱子語類問三年之喪而又遇期喪當服期喪之服以臨其喪卒事而反初服或以爲方服重不當改而衣輕不知如何朱子答曰或者之說非是何以見其非是也曰朱子非或者之說是也或人以私意測禮制不知先王之法不爾也有重服而猶服輕服以臨喪卒事者骨肉之恩不可沒也凡期功之喪皆然小功緦麻之喪不得易大功以上之服耳故雜記有父之喪如

未沒喪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雖諸父昆弟之喪如當父母之喪其除諸父昆弟之喪也皆服其除喪之服卒事反喪服朱子之非或人者蓋据此矣是以傳純曰禮先重後輕則輕服臨之新亡新哀以表新情亦明親親不可無服及其還家復著重者是輕情輕服已行故也此皆非或之所知也

問士昏禮主人以賓升儀禮集說敖繼公謂主人以賓升謂主人先升而賓從之也秦蕙田按賓尊于主則先升聘禮是也主賓敵則主先升以導客故曰以賓升曲禮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是也敖說是當從敖說否曰謂主人以賓升爲主人先升非也賈疏禮之通例賓主敵者賓主俱升若士冠與此文是也据此賓主敵而俱升非主先升以猶與也廣雅以與也鄉射禮各以其耦進今文以作與論語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

顏師古匡謬正俗引作鄙夫可以事君李善注東京賦亦引作鄙夫不可以事君史記袁盎傳妾主豈可與同坐哉漢書作可以與以通用据此則知主與賓同升並非主人先升若主人先升賓後升則當如鄉飲酒禮主人升賓升又當如鄉射禮主人升一等賓升也今主人以賓升而謂之先升可乎

問夏書修五禮馬鄭不同當何從答曰儒者言書之五禮莫不以吉凶軍賓嘉當之其實非也吉凶之事既不相干而鼓鐸進退之儀又不可以空言也况玉帛之會未終而可以戎事參之乎無是禮也若夫冠昏之嘉禮更無取焉是以鄭君破其先師馬季長之說而以為公侯伯子男之禮考鄭君之義唐虞唯有三禮至周乃分為五禮難者曰類于上帝則吉禮也百姓如喪考妣則凶禮也羣后四朝則賓禮也征伐有苗則軍禮也嬪于

虞則嘉禮也安見唐虞無五禮也曰不謂唐虞無五禮也以五禮之目自周乃定耳非然者鄭豈不知禮理起于太乙禮事起于遂皇禮名起于黃帝乎儒者治經當望文生義于巡守攷黜之時一年四岳而云並修此吉凶之禮不亦闕于情事哉且后此帝命伯夷典朕三禮說者以為天神地示人鬼使其時有吉凶軍賓嘉之目而何以秩宗僅典三禮乎則知三禮之中其事已具其名未立至周大備此文之彬郁所由歎與夫書文不具當以上下經求之其上文輯五瑞者馬季長以為五瑞公侯伯子男所執以為瑞也堯將禪舜使羣牧斂之使舜親往班之然則五禮之下即繼以五玉五器云云故知此節為班諸侯之瑞而言也尚書大傳曰諸侯執所受圭以朝于天子瑞也者屬也無過行者得復其圭以歸其國有過行者留其圭能改過者復

三年圭不復少紬以爵六年圭不復少紬以地九年圭不復而地削蓋巡守方岳之下所以黜陟天下之諸侯而授玉其最重也故書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玉改朔是也而乃以吉凶之禮云乎哉

問曰虎通之作何也答曰昔哀帝令劉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儒博士或不肯置對漢之經師株守家法牢不可破雖以劉歆移書責讓太常無益也許慎集五經異義別黑白以定一尊而又爲鄭君之所駁正甚矣折衷之難也設非異義散見他書則諸儒之異同何由而知乎然不若曰虎通之全書具在也方諸儒承制會白虎觀講議五經異同于時成封桓郁丁鴻習歐陽尙書魯恭魏應習魯詩李育習公羊春秋樓望習嚴氏春秋故書中春秋多引今文而閒及于左穀書則今文而于古文

則略備一說詩則魯韓並列而兼收毛故焉漢初書惟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尙書大小戴禮施孟梁邱易穀梁春秋至元帝世復立京氏易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尙書至章帝會議之時師說不一故其書亦不名一家今書不無殘缺失次然大端尙在猶可從而釐正之蓋雜引諸書可以證明其說者十得五六焉自漢儒之家法既失雖從橫博辨大有可觀然互相牴牾自亂其例者多矣豈非說經者之一弊乎

附錄

洪桐生序春秋繁露注曰凌子由明經赴舉京兆從游阮侍郎之門佐集經籍嘗誨之曰聖經賢傳論修齊治平者備矣大都不外河閒獻王一語實事求是而已而事之是非孰有大於春

秋者乎公羊孤經久成絕學以子精力強盛曷不盡心先師有言朝聞道夕死可矣況來日未有艾乎武進劉君申受於學無所不窺尤精公羊與之講習庶幾得其體要矣于是所見益廣所業益進三載歸繁露諸篇皆能通究本末復肆力於先秦兩漢諸儒之書及諸經義疏凡繁露篇義字句皆櫛梳而理解之不但貫徹何徐而董氏三年下帷根柢之蘊正誼明道天人之本原靡不洞於心而決於手蓋江都廣川之所未行漢武之所未用者皆悉數其家珍覲纓其淵蓄而後知仲舒以公羊之學爲王佐之才信不虛也

先生有甥儀徵優貢生劉文淇少貧先生愛其穎悟不忍棄之逐末自課之劉君齒未壯卽以淹通經史知名江淮間而其學實自先生出

包世臣撰墓志

曉樓弟子

劉先生文淇

別爲孟瞻學案

阮先生福

別見儀徵學案

陳先生立

陳立字卓人又字默齋句容人道光甲辰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刑部主事洊陞郎中記名御史授雲南曲靖府知府時以道梗不克之任流轉東歸所至賓禮先後受事皆刑名至重先生處以詳慎於喪服變除宗法淆異多能折衷協於禮律少客揚州師江都梅蘊生受詩古文辭師江都凌曉樓儀徵劉孟瞻受公羊春秋許氏說文鄭氏禮而於公羊用力尤深孟瞻嘗謂漢儒之學經唐人作疏其義益晦徐彥之疏公羊空言無當近人如曲阜孔氏武進劉氏謹守何氏之說詳義例而略典

禮訓詁先生乃博稽載籍凡唐以前公羊大義及有清諸儒說公羊者左右采獲擇精語詳草創三十年長編甫具南歸後乃整齊排比融會貫通成公羊義疏七十六卷初治公羊因及漢儒說經師法謂莫備於白虎通先爲疏證以條舉舊聞暢隱抉微爲主而不事辨駁成白虎通疏證十二卷幼受爾雅因取唐人五經正義中所引犍爲舍人樊光劉歆李巡孫炎五家悉甄錄之謂郭注中精言妙諦大率胎此附以郭音義及顧沈施謝諸家切釋成爾雅舊注二卷又以古韻之學敝蝕已久而聲音之原起於文字說文諧聲卽韻母也因推廣歸安姚氏說文聲系之例刺取許書中諧聲之文部分而綴敘之以象形指事會意爲母以諧聲爲子其子之所諧又卽各綴於子下其分部則兼取顧江戴孔王段劉諸家精研而審核之訂爲二十部成說

文諧聲孳生述三卷爲文淵雅典碩不尙空言大抵考訂服制典禮及聲音訓詁爲多有句溪雜著六卷同治八年卒年六十

一 參劉恭冕撰墓志

白虎通疏證自序

緬惟端門化帛羸秦肆破術之謠祕室談經漢氏開獻書之路時則意存罔括志切蒐羅下幣詔於公孫坐安輪於申傳河間真本競出民間東魯佚編閒來壁下然而詩則魯韓各授書則今古攸區禮溯后蒼慶戴遞傳其緒樂原制氏常山竟絕其傳向歆則父子殊歸毛孟則師生異讀原其授受本別商參稽厥指歸殊淆黑白班氏位參元武生值東京待詔金馬之門珥筆白虎之觀臚羣言之同異衷師說之是非立學官者十有四家著藝略者三十八種黍經故訓雜出西州蝌字佚文仍遺東觀

雖一尊之定說未伸而六藝之微言斯在今欲疏其指受證厥源由暢隱扶微有四難焉蓋以石渠典佚天祿圖湮汝南存異義之名中郎蝕熹平之舊董曹兵燹劉石憑陵南國清談欽崇玄妙北郊戎馬滅絕典墳重以妄生難義橫裂聖經高才者蔗肆雌黃末學者晚求青紫而欲溯微文於既汨尋佚論於久湮紹彼先民暢茲墜緒其難一也至若緯著百篇讖傳百首鑿度運樞之說推災攷耀之文敍郊北則旁徹禮經論始際則隱符風雅辨殷周文質而春秋義昭剖卦象盈虛而彖爻指晰雜以占候未底於醇徵諸遺經間合乎契故皆以讖斷禮以緯儷經內學之稱諒非徒爾迄乎莊老橫流康壺自寶僭偽謬託廣鼎雜陳深信者失之愚矯枉者過其正遂禁絕於天監致燔滅於開皇侯官集遺塵珠略見華容著錄片羽僅存而欲遠索苞符

旁搜星緯求鄭宋之絕學述曹史之元經其難二也昔班氏之入此觀也習魯詩者首重魯恭肆伏書者并崇桓郁景伯則專精古義丁鴻則兼習今經共述師承咸資採析今則淳于之奏莫考舊聞臨制之章無由資溯師守之源流莫覩專門之姓氏誰尋而欲綜七略之遺文匯百家之異旨津逮殊迷淵源何自其難三也況其舊入祕書久同佚典毛公古義莫遇司農楊子玄文誰爲沛國是以魯魚互錯亥豕交差同酒誥之俄空若冬官之闕略雖餘姚校正略可成書武進補遺差堪縷述然亦終非全璧祇錄羽琕而欲披精論於殘編据微旨於墜簡其難四也立質賦顓愚學慚陋俗恥鄉壁之虛造守先儒之舊聞不揣禱昧爲之疏證凡十二卷祇取疏通無資辨難仿冲遠作疏之例依河閒述義之條析其疑滯通其結轡集專家之成說廣如

綫之師傳口傳耳剽固未究其枝葉管窺莛擊或有補於涓埃云爾

說文諧聲孳生述略例

古韻之學蔽蝕久矣自鄭庠作古音辨實開古韻之先然止析六部未免於略崑山顧氏分爲十部援引該洽而九經諸子騷漢以下書乃可讀江徵君又分爲十三部戴編修則爲十六部孔檢討則爲十八部而分陰陽二聲王觀察更爲二十一部段大令定爲十七部劉禮部又爲二十六部休寧所謂古音之學以漸加詳者也然或有意求密而用意大過因思聲音之原起於文字說文諧聲則韻母也歸安姚尚書有說文聲系一書第部次不分無所取擇且於會意諧聲不無歧誤乙未客京師假館於廣陵汪氏因刺許書中諧聲之文部分而綴敘之以象形

指事會意爲母以諧聲爲子其子所諧又卽各綴於子下名曰說文諧聲孳生述其部次以廣韻爲質諸家之或始歌終談或始之終歌或始元終緝皆不敢取恐鑿也不立部首而以一二爲目其部分以顧氏爲主而參以江孔戴段諸家其一部曰東鍾江二部曰冬用孔義也三部曰支佳四部曰脂微齊皆灰五部曰之哈尤之半用段說也七部曰眞臻先八部曰諄文欣魂痕九部曰元寒桓刪山仙亦段義也十部曰蕭幽尤之半十一部曰宵豪用江義也十六曰侯虞之半用段義也其轉虞入侯則用江說十七曰侵覃凡十八曰談鹽添咸嚴銜用孔義也而去之祭泰夬廢入之月曷末鐸薛爲十九部則戴義也緝葉帖合益洽狎業乏獨爲一部爲二十部則用孔說其入之屋燭附十六部沃覺附十部則亦用孔說麥與昔錫之半附三部職德

附五部則用段說質術櫛物迄沒屑附四部則用孔說而去其月曷以下者也餘如六部爲魚模虞之半麻之半十二部爲歌戈麻之半十三部爲陽庚十四曰耕青清十五曰蒸登與入之藥鐸之半錫之半歸十一部陌昔鐸之半麥之半附六部則皆仍崑山之舊其說文原闕之音徐氏雖強爲翻切要亦多由臆造則別爲二十一部循不知闕如之旨也其有子母異部如充从育省聲而在一部委从禾聲氏从乚聲狄迹从亦聲而在三部裔从岡聲而在四部覓从谷聲舌从干聲而在十九部醫从毌聲而在五部莫从艸聲奭从酉聲股从殳聲而在六部諸如此例不可枚舉蓋或取雙聲或由轉韻亦分注於各部下以免混同餘如西兼沾誓兀亦讀覓矍亦讀穰仍以本音爲主而以別音附之不以異說淆正也其聲字之誤衍俗字之妄增概從

決汰庶以存較長真面目耳

爾雅舊注敘

爾雅舊注有五家健爲舍人樊光劉歆李巡孫炎劉注與李注同五代史志已不載其目惟郭注行於世唐人作五經正義恆引五家注以正義本六朝舊疏時猶及見原書故也立舞勺之年從先師凌君曉樓游見疏中所引雅書舊注自一音一義以及典章名物皆徵文攷實實足與高誘許慎先後鄭諸家相發明凡郭注中精言妙諦大率胎此因一一刺出弁諸簡端日積月累久而彌盈壬辰丁內艱苦由之餘遂取向所標題者蒼萃成帙附以郭音義及顧沈施謝諸家切釋以其去漢魏未遠猶是經師傳授之舊也雖餽旬之譏不免大雅而吉光片羽實希世之珍也是爲敘

雜著

兄弟昭穆議

昭穆之說先儒聚訟而於兄弟爲後者尤多結轡其要則一以爲兄弟同昭穆一以爲兄弟異昭穆至東晉賀循遂創兄弟不相爲後之說以定東晉廟制愚以爲殷周異制故論有互歧也春秋家說云殷道親親先立弟周道尊尊先立子考殷之世次外丙與仲壬沃丁與大庚小甲與雍已大戊等皆兄終弟及至陽甲般庚小辛小乙皆兄弟四人迭爲君若兄弟別昭穆則武丁之祀上不及祖無是理也以服制斷之殷之廟制當兄弟同昭穆檀弓滕伯文爲孟虎齊衰其叔父也爲孟皮齊衰其叔父也伯文殷諸侯也上下旣各以其親不降旁期之服則上準天子之制知外丙沃丁小甲等崩仲壬太庚雍已等亦祇爲之期

矣本不必純君臣之分則其不嫌於同昭穆可知若周制父死子繼其兄弟相及本出於一時之變禮先君無子若孫不得已而取諸昆弟更無昆弟若昆弟之子卽嗣以伯叔父諸功總親亦無不可諸侯天子以國體爲重不必顧其私親故也且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封君之孫盡臣之故天子諸侯絕旁期而族人亦不得以其戚戚君則凡屬服親皆同臣子臣之繼君猶子繼父則以弟嗣兄卽以子承禰故文公逆祀先僖後閔春秋譏之傳曰何以譏先禰而後祖也不然閔之於文叔父也何祖爲爲僖旣禰之文不得不祖之祖禰異分則昭穆異廟然則殷人四親廟以世次爲序廟則四而主不必祇四周人四親廟以世及爲序一廟一主親盡則毀故文公所祀止桓莊閔僖而已說者以閔僖同昭穆隱桓同昭穆則文公

之祀上及惠公若二主共廟則與廟無二主之制乖若主別爲廟則與諸侯五廟之制刺且生爲君臣沒爲昆弟亦無是理也是以春秋書桓宮僖宮災桓與隱同昭穆而桓獨有廟僖與閔同昭穆而僖獨有廟是兄弟異昭穆可知要之隱閔可弟兄桓僖桓僖不得兄弟隱閔猶春秋母弟稱弟出之於上則爲發乎情母弟不自弟行之於下則爲止乎禮義焉若大夫無子則不得取諸昆弟小宗可絕大宗不可絕但取諸小宗之子行爲嗣嬰齊以弟後兄歸父春秋譏而書之曰仲不與其公孫之號也包慎言曰以嬰齊後歸父此魯禮之未失魯人以襄仲弒君之罪當絕而歸父進退有禮不欲絕其嗣於魯故以嬰齊後之春秋仍書之曰仲一以正昭穆一以見亂臣之不宜有後耳以大夫不世而又有合族之道故必以大宗爲本雖上爲大夫宗子爲士而不敢降其宗故喪服經爲大夫爲宗子制服也所謂大夫不奪宗也若由大夫而後

諸侯則不與本宗族親爲宗所謂諸侯奪宗也諸侯世故也此則天子諸侯與卿大夫士之殊焉春秋改周之文從殷之質而於世及之制仍從周禮所謂損益百王而爲後世法也

鄭伯男也說

左傳昭十三年鄭伯男也自來解者不明鄭眾伏虔云鄭伯爵在男服也然周制男服距王城千五百里鄭去京師不容此數正義況與從公侯之貢語義無涉賈逵云男當作南謂南面之君也然子產因爭貢而忽言及南面之君亦無謂鄭志謂男子男也周之舊俗雖爲侯伯皆食子男之地亦無据周語鄭伯男也王肅兩注皆云鄭伯爵而連男言之猶言曰公侯足句詞也亦屬臆見杜預注則以鄭國在甸服外爵列伯子男差爲可從而孔疏亦未能確疏攷公羊桓十一年傳云春秋伯子男一也

詞無所貶王制注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又云春秋改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爲一疑古皆公一等侯一等伯子男一等故左傳僖九年云王曰小童公侯曰子明公與侯皆降等从伯子男之稱矣其曰子者亦有二義一則白虎通引或說曰合從子貴中也一則何休注公羊云皆從子夷狄進爵爲子是也要之伯與子男俱爲一等故僖二十九年左傳云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明公與侯尊不敢與會伯子男卑故可是亦以三爵爲一等此云鄭伯男也言鄭國伯爵猶之男也舉其至卑者自承與爭貢之意似合二傳之說本無差異其周禮之五等孟子之伯一位蓋古籍散亡不無所聞異詞耳

春秋王魯說

孟子之說春秋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

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又曰其義則某竊取之矣趙氏於前注曰孔子懼王道遂滅故作春秋因魯史記設素王之法謂天子之事也言孔子以春秋撥亂也於後注曰其義史記之義孔子自謂竊取之以爲素王也明乎設之義竊取之義可無疑於今文春秋王魯之說矣隱元年何君注曰春秋託新王受命於魯故因以錄卽位又云方陳受命制正月故假以爲王法然則王魯者託王於魯非以魯爲王法也孔子當世衰道微之世懼王道之熄滅作春秋以撥亂上刺王公下譏卿大夫而逮士庶人以匹夫行天子之權不能無所寄魯者父母之國也有所見有所聞有所傳聞較百二十國寶書爲信故據以爲本而以行賞罰施黜陟蓋託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故引史記而加乎王心也殷繼夏周繼殷春秋繼周故以隱爲受命

王春秋之隱公則周之文王也故儀父慕義則字之宿男與盟則卒之滕薛來朝則褒之於所傳聞世見治起於衰亂之中於所聞世見治升平於所見世著治太平僅於譏二名人道浹王道備功至於獲麟故麟於周爲異於春秋爲瑞周南之麟趾召南之騶虞猶斯道也故鄭氏詩譜云二國之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爲首終以麟趾騶虞言后夫人有斯德興助其君子皆可以成功至於獲嘉瑞孔仲達申之日時實不致設以爲法是也然則君人者能繼天奉元養成萬物行春秋之道則可以撥亂則可以反正則可以獲麟故麟之瑞於魯爲春秋之魯言之非爲衰周之魯言之也王魯故新周新周故故宋黜杞所謂異義非常可怪之論此也所謂知我罪我此也若徒以春秋爲魯史記之別名則一記載佔畢之徒了此矣何至筆則筆削則削而游

夏之徒不能贊一詞哉善乎劉君申受之言曰春秋者火也魯與天王諸侯皆薪蒸之屬可宣火之明而無與火之德又包君孟開言曰凡此十二君者魯之君乎哉春秋之君也方之於周此二百四十二年隱公之統緒也繼世相延而業隆太平則十二公皆筌蹄也釋乎此而七十子之微言大義昭然若揭彼杜范之徒曉曉不已眞所謂瞽者不可與言日月之明聾者不可與聞雷霆之聲也

禮無二嫡說

白虎通嫁娶篇嫡夫人死更立嫡夫人者不敢以卑賤承宗廟又云或曰嫡死不復更立明嫡無二妨篡殺也祭宗廟攝而已以禮不聘妾明不升惲氏子居以前一說爲妾之未逮事女君者後一說爲妾之已逮事女君者案班氏兼載二說自論嫡死

當更立嫡否耳不必有逮事與不逮事義也攷公羊隱二年伯姬歸于紀傳伯姬者何內女也其言歸何婦人謂嫁歸七年叔姬歸于紀注叔姬者伯姬之媵也至是乃歸者待年父母國也媵賤書者後爲嫡終有賢行莊四年紀伯姬卒十有二年紀叔姬歸于鄫二十有九年紀叔姬卒注國滅卒者從夫人行待之如初三十年葬紀叔姬然則伯姬以隱二年歸紀其姊叔姬以待年父母國故至七年乃歸紀伯姬卒于莊四年時紀尙未滅故又立叔姬爲夫人及紀侯大去紀季請立五廟以存先祖後故于齊襄既歿之後又復歸於鄫以其能執婦道故復兼紀卒葬同於正嫡此公羊家嫡死得更立嫡之說也故宣十六年鄆伯姬來歸注嫁不書者爲媵也來歸書者後爲嫡也亦未有譏文則白虎通之前一說卽今文家說故引伯姬叔姬事爲證非

有所謂妾之不逮事女君也左氏隱元年孟子卒繼室以聲子注諸侯始取則同姓之國以姪娣媵元妃死則次妃攝治其事猶不得繼夫人故謂之繼室杜氏說經雖無家法然此必是劉賈鄭服相傳之精意則白虎通所載或曰一說或是古文春秋說亦不謂妾之已逮事者也以禮斷之則當以左氏家說爲是通典引鄭駁異義妾子尊其母條云禮喪服父爲長子三年以將傳重故也眾子則爲之周明無二嫡也女君卒貴妾繼室攝其事耳不得復立爲夫人魯僖得立妾母爲夫人者乃緣莊公哀姜有殺子般閔公之罪應貶故也近漢呂后殺戚夫人及庶子趙王不仁廢不得配食文帝更尊其母薄后非其比耶又駁居妾母喪得與朝會條云喪服總麻章庶子爲後爲其母此義自天子下至大夫士同不得三年魯宣公所以得尊其母敬嬴

爲夫人者以夫人姜氏大歸齊不返故也然則子立母與君立夫人雖不同然律以無二嫡之義則子既不可於嫡母外更立嫡母君亦不得於嫡妃外更立嫡室傳曰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然則子所不敢立必父所不得立也明矣雜記主妾之喪則自祔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於正室疏妾既卑賤得主之者崔氏云謂女君死攝女君也雖攝女君猶不正室故殯之不予正室雜記又云女君死則妾爲女君之黨服攝女君則不爲先女君之黨服疏引賀瑒云雖是徒從而抑妾故爲女君黨服防覬覦也攝女君則不爲先女君之黨服以攝女君差尊故不爲先女君之黨服然則女君在時妾本從女君服其黨喪服期章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鄭注禮妾從女君而服其黨服是嫌不自服其父母故以明之是妾兼服女君黨之證

也女君死妾子不服君母之黨而妾未攝女君自仍如女君在時服其黨所以抑妾使降于嫡也攝女君則較妾差尊于女君之分爲漸近若仍服其黨則是與女君自服其黨無異故又使之不爲服亦猶三公近於天子特屈之北面以避嫌所以抑妾使終不得同於正室也聖人嚴嫡庶之分如此後世不察斯義宜漢有許霍之禍矣所以必攝女君者以凡祭必夫婦親之故也若大夫士則嫡死可復立嫡喪服齊衰三年章所云繼母如母是也以天子諸侯位高恐其專恣奪嫡故先防於未然使雖嫡夫人死猶不得更立嫡也虞喜云禮雜記攝女君此攝當謂相代攝是爲繼室則妾之後女君也有後女君則不爲先女君之黨服以當服女君之黨故也案虞氏之說既昧於無二嫡之例又失乎繼室之義矣左傳昭三年齊侯使晏嬰請繼室于晉

此繼室謂繼少姜也然昭三年晉少姜卒時晉侯使士文伯辭公則曰非伉儷也梁丙又曰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于守嫡則繼室之不得同於正室也又其顯然者也繼室既不得同於正室而令羣妾服繼室之黨乎又案何氏隱元年注論立子法適夫人無子先二媵子次嫡姪娣子次二媵姪娣子則立嫡之次例亦宜然今紀伯姬卒卽立其娣叔姬而經無譏文者或伯姬卒時二媵已先歿故其娣得升爲夫人故宣十六年鄭伯姬來歸注謂伯姬以媵升爲嫡明媵先於姪娣也而白虎通又謂自立其娣尊大國則班氏所據之公羊說自以娣姪先二媵與何氏又不同矣包氏世臣云紀伯姬之媵經無文或皆附庸小國其時周禮已不盡行故立叔姬以魯爲大國其班氏所自昉與其諸侯一娶九女何氏意以一夫人二媵六姪娣董子則

以一夫人一世婦又左右婦三姬二良人何董之說各有師承然良人諸目起於後世三代未必同也

書十經文字通正書後

乙未過夏京師於同郡溫君民叔處假得錢氏站十經文字通正書受而讀之其書取漢魏傳注及史漢引經異同以明古字通段源委採錄之功可謂勤矣然其紕繆處亦多漢人注經有讀若讀爲當爲諸例仍其本字別取他義讀若讀如是也破其字別其義而仍取諸同部之音卽異部而通段仍相近則讀爲讀曰是也若當作當爲則是形聲之誤不可通段本段錢氏概爲收羅不分畛域其誤一也兩漢經師或由口授或得壁中或獻民間如周禮之故書士禮之今文古文書分伏孔論語異齊魯皆是其異文譌字亦不過如今之宋本毛本監本之不同耳

其中可通者固多然傳寫之錯口語之訛絕不相涉者亦不少錢氏廣爲採錄無所棄取其誤二也漢人引經有以訓詁代本字史記之引尙書兩漢奏疏傳注之引諸經如克之作能以之作用之類不可枚舉然如初首可以訓始不得徑通作始也林丞可以訓君不得徑段作君也錢氏渾謂段借形聲不分其誤三也許氏說文多經後人竄定久非汝南元本如引麗乎土之作麗豐其屋之作豐皆是錢氏承譌沿謬喧僞亂真其誤四也今世所傳漢學惟三禮毛詩公羊春秋而已外如馬鄭之書京孟荀虞之易三家之詩賈服之左傳舍人樊光李巡孫炎之爾雅全書雖已亡佚而孤文隻義見於他書所徵者其異文別讀皆足爲段借之資錢氏概從闕如未經引及其誤五也大抵段借之道不外二科同部段借謂之疊韻異部段借謂之雙聲非

此皆誤字也但周秦部分嚴於漢魏如東鍾之通冬支之轉歌脂之轉眞微之轉文文之轉蒸魚元之轉歌汝南已多破其畛域然通轉之中亦自有一定之限非如後世之強生枝節妄爲分合輾轉而不通如許敬宗劉平水諸人也昔人以段錢并舉讀說文斟詮一書已病其疏略及讀此書其旁通曲證不可謂於小學無補於音韻之學或有未究去金壇之學遠甚謹條其謬誤者近二百事故識數語於簡末云

附錄

先生少隨劉孟瞻梅蘊生劉楚楨包孟開赴鄉闈孟瞻楚楨謂諸經舊疏多踳駁欲仿江氏孫氏尙書邵氏郝氏爾雅焦氏孟子別作義疏孟瞻任左氏傳楚楨任論語而以公羊屬先生晚年出守滇南不克履任橐筆游楚越始輯成橐本

句溪雜著論語正義序

雜著
自序

凌曉樓銳意治公羊學晚年病風精力不逮僅成公羊禮疏先生繼師志以成書守疏不破注之例於何邵公之說有引申無背畔其所徵引凡漢儒治公羊家言者網羅無遺清儒自孔莊劉以下悉加甄採禮制多採師說篤守鄭氏於程易疇金輔之駁正最多於三世九旨諸說闡發無餘蘊

劉文淇句溪新著序公羊義疏

朱拙盒曰公羊家多非常可怪之論西漢大師自有所受要非心知其意鮮不以爲悖理傷教故爲此學者稍不謹慎流弊滋多惟陳卓人深明家法亦不過爲穿鑿

無邪堂答問

曉樓交游

阮先生元

別爲儀徵學案

包先生世臣

別爲安吳學案

李先生兆洛

別爲養一學案

秦先生恩復

別見思道學案

陳先生逢衡

陳逢衡字履長號穆堂江都人父本禮字嘉會號素村以布衣淹貫羣籍著有屈辭精義六卷漢樂府三歌箋注三卷急就探奇一卷協律鉤元四卷名瓠室四種先生年四歲入塾讀書成誦如已讀者入郡學名益噪比長喜治經恥爲帖括學閒爲詩歌音節高邁開讀騷樓招致東南文學之士戶外之屨恆滿又嘗北游燕薊窺邊關而返黃比部夷延以課子並董刊漢學堂經解凡二百餘卷昕夕校讎在叢書中體例獨醇道光元年舉孝廉方正力辭不就著有竹書紀年集證五十卷逸周書補注二十二卷穆天子傳注補正六卷讀騷樓詩初集四卷二集四

卷又有山海經纂說博物志考證若干卷咸豐五年卒年七十

有八

參金長
福撰傳

穆天子傳注補正序

穆天子傳古之起居注也語直而奧詞約而簡揆厥指歸竝無奇異粵自汲冢始出竹簡混淆古文晦昧遂使日次顛倒前後多歧事蹟乖違排比失實方之紀年殆有甚焉則晉祕書諸人之過也厥後注是書者不於文義考覈往往叩彼靈怪指西母爲神人稱井公有道德馮夷號帝罔識河宗赤烏獻女昧厥姓氏諸如此類有玷大雅傳之方來竟同小說往有檀氏默齋從而疏之考證者一二附會者八九彼蓋遠謫異地託抒己憤以此著書靡不舛矣衡幼耽古籍專意持平履彼蠶叢穿茲蟻曲絕無矜奇可愕之事但有互亂錯簡之疑洵知此傳實出西京

穆滿猶秉周禮蓋嘗三復揣摩循其轍迹所經大都在西番大昆侖東南肅州小昆侖四圍而止原夫蕃戎雜處是用來王道路奉觴藉申燕饗其閒歌詩贈答則白雲黃竹裕寵光雅正之休輶軒采風則鴻鷺木禾著國語方言之實然且天子親問冊府亦好藏書左右卽事進規罔非正士彬彬乎文武成康之風其未墜乎至於字畫則箇箇陶匱可以識蝌蚪之舊國名則重鵠鸛韓可以補姓氏之闕用廣見聞兼資游覽所得多矣衡閉戶寡徒自慚穉穢略爲詮釋以遣居諸較之洪本少有異同實於郭注多所補正爰粗錄一過置之几案俟經塗乙再爲削橐

清儒學案卷一百三十一終

清儒學案卷一百三十一

天津徐世昌

月亭學案上

粵中自創設學海堂後其間承事諸人以月亭爲最久誘掖多士著作等身有經師人師之目同事諸名宿亦皆學有本原風會所趨氣求聲應而嶺南之崇尚樸學者遂相承弗替焉述月亭學案

林先生伯桐

林伯桐字桐君號月亭番禺人嘉慶辛酉舉人好爲考據之學宗主漢儒而踐履則服膺朱子無門戶之見性至孝在京應禮部試聞父沒於里以不及奔視悲痛幾不欲生居喪悉遵古禮不飲酒不入內蔬食三年自是不復計偕一意奉母教授生徒

百餘人惟以敦內行勵實學相勸勉阮文達元督粵時闢學海堂以課士及去任廢山長名目選通省名宿八人爲學長同司課事先生與焉後鄧制軍延楨延課其二子先生以道自重惟與討論聲韻之學偶詢及外事卽引嫌不對道光二十四年選授德慶州學正履任三月遽卒於官年七十光緒中入祀鄉賢祠先生於諸經無所不通尤深於毛詩謂傳箋不同者大抵毛義爲長凡鄭所表明毛義讀者可自得之其別下己意者須求其所以異至孔疏多以王肅語爲毛意又往往混鄭於毛學者當分別觀之庶幾不失家法因考鄭箋異義爲毛詩通考三十卷又綴其碎義瑣辭著毛詩識小三十卷其他著述尙有易象釋例十二卷易象雅訓十二卷毛詩傳例二卷三禮注疏考異二十卷春秋左傳風俗二十卷禮記語小二卷說文經字本義

二十卷古音勸學三十卷史學蠡測三十卷讀史可興錄一卷兩粵水經注四卷粵風四卷日用通考十四卷性理約言四卷耕話四卷安邑規模四卷修本堂詩文集二十二卷咸豐中邑人重修番禺縣志徵集各稿本輯其序文載入藝文略內會志局失慎原稿悉燬於火惟諸書中有自訂凡例者爲弟子金錫齡抄存一卷以見梗概其家有刻本通行於世者則爲冠昏喪祭儀考十二卷史記蠡測一卷供翼小言二卷古諺箋十一卷學海堂志一卷公車見聞錄一卷修本堂稿四卷月亭詩鈔一卷總名爲修本堂叢書云

參史傳
鄉賢錄

文集

周禮故書攷

周禮注中具載故書示治經之灋也治經者不爲黨同事已斯

能研精覃思此經出山巖屋壁本是古文自入祕府世儒莫見
僞爲故書劉歆校理著於錄略杜子春能通其讀鄭衆賈逵受
業傳述然皆非祕府原本亦轉寫耳北海鄭君从東郡張恭祖
受周禮又遇馬季長授以周官傳據今文作注注中僞故書猶
言舊本其別於今書者語同而字異非如尙書古文今文家灋
攸分者也攷鄭君以前杜子春有周禮注鄭氏興及子衆衛氏
宏賈氏逵各有周官解詁鄭君僞鄭少贛及子仲師存古字亦
信多善今注閒載鄭司農曰故書作某僞杜子春則讀爲某當
爲某不言故書以此知鄭君所據本非衛非賈併非杜殆鄭司
農傳述杜子春鄭大夫之本與故書字異當不止此據其時所
見擇善而從蓋著述之體甄綜百家折衷一是至於文字通借
訓故遂殊論甘忌辛重誣來者故一字之微必從其抵短長互

見證據斯存如治歲差必稽上古如理水道當知發源經師蓋
闕之旨卽後進繼志之端若乃末學膚受一切速成不在此數
然則故書所存固經部之重規疊矩矣故書流別鄭君詳言賈
申鄭注閒釋故書時賢發明尤爲完善今可攷見者故書曾經
前人是正後鄭或從其說改字後鄭自攷定者則但存已說於
注不遽改經文也故書異字見於前者後或不復及注中載攷
定之說亦然或注文不備或轉寫有奪字也有僞書卽爲故書
者大宗伯注故書吉或爲告下引杜子春云書爲告禮者此言
故書別本又云書亦多爲吉禮此則故書當從之本也有僞或
作或爲卽是故書者天官籩人注鄭司農云苾字或作養玉府
注鄭司農云夷槃或爲珠槃上文已引故書或之者皆謂故書
別本有時僞書亦或爲者則取證已說也有僞古文而不言故

書者古人字少多用段借漢漸分別仍存古文如春官保章氏注志古文識考工記玉人注衡古文橫或偁古字則春官弁師注纁古字或偁故字則夏官圉師注故字序爲訝文字一名古故同物此則故書今書皆有古文字畫偶殊非傳本大異也有對故書言不得不偁今書者地官鄉師注今書多爲屯春官小祝注今書或作名此連類而及非謂古今之分止於此也有注載故書時形慘澹者地官載師經文作黍注云故書黍作漆則春官司几筵經注亦當然而今本經作漆注不引故書則未知爲注文簡質抑轉寫偶訛也有經非今文而注不引故書併不言古文者地官升人按說文升古文礦夏官質人邦國基按士虞禮注古文期皆作基則升之與基無論今故皆是古文而注闕者或偶有所遺或別本自異也有偁古書而非指故書者天

官大宰注古書連作聯蓋古人所偁聯貫漢人改用連貫故特明之而非古本今本之謂也綜此數端或起例發凡或互文見意不加攷證疑不能明觀其會通各有所得至若衛賈緒論厘存許氏說文宅師異文具著陸氏音義因聲求義則段氏漢讀考正譌砭謬則阮宮保校勘記引而申之更僕難悉矣唯注家以治經之瀟餉遺方來宜通其大旨餘則略之宅若前有定論又或不涉故書者既不敢支離其詞亦不爲駢拇之論矣

儀禮名義說

儀禮之名非古也漢書但偁禮鄭注周禮引但曰某禮詩箋引則偁禮記皆不言儀東晉元帝時荀崧請立博士儀禮之名始著此與周禮皆周公致太平之書然周禮言設官分職用人行政一王之制宜著代名又古偁周官言官不得不繫以周此書

則自君身及朝廷四方專禮之名不必言代且夏造殷因損益自古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不言周可也今本卽高堂生所傳本今文也史記云于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然今十七篇中如覲燕公食聘射少牢皆非士禮且禮本於天非天子不議禮當自天子下達不當自士上推漢志謂禮古經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滄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按后蒼爲曲臺記九篇漢志譏其不及古經之備非謂儀禮專用士禮推于天子也則以十七篇爲士禮非矣然則史漢儒林傳何以皆稱士禮曰士事也論語雖執鞭之士鹽鐵論士作事鄭君以儀禮爲曲禮故禮器曲禮三千注云曲猶事也其事儀三千言儀者見行事有威儀也又曰事禮謂今禮也則鄭以此爲事禮事士一耳非謂以士禮上推也至開卷冠昏二禮曷爲以士

名篇曰昏禮首云昏禮下達未有士字疏引鄭目錄冠禮于五禮屬嘉禮昏禮于五禮屬嘉禮皆無士字士相見篇引目錄則有士字可知士字皆後人加之耳士相見篇不止士禮而以士名何也曰禮不下庶人此士字猶云摺紳先生兼卿大夫言非對大夫以上言士卽仕禮記曲禮前有士師注士或爲仕周禮士田注士讀爲仕皆是也特性篇實士禮不稱士者士祭用特性言特性則士可知猶之言少牢則大夫可知覲禮篇名不稱侯鄉禮篇名不稱大夫一也諸篇名皆不稱儀大射篇獨稱儀疏謂射禮盛威儀多非也夫祭燕朝聘威儀孰非多者何獨射爲然蓋古但稱大射周禮注後鄭所引是也或稱大射禮先鄭周禮樂師注所引是也儀字蓋後人加之旣夕有司兩篇不稱禮者一爲少牢下篇一爲士喪禮下篇古者書用方策文字旣

繁須分爲二偶舉卷首二字爲名以別之非有意義也或曰張氏洎云後人以其書有儀有禮故合而名之其說非與曰禮可該儀儀不離禮中庸但言禮儀威儀未嘗以禮與儀並重後人因周禮之名旣立但倂禮則與周禮無別今所用禮記之名漸著又不可倂禮記以其書記儀獨詳故以儀禮爲名說者謂鄭學之徒所加近是至同此一書或以爲曲禮又以爲事禮或以爲威儀又以爲動儀皆約其大義而言非卽以爲書之定名也古但名禮而已

釋儒

儒字从人謂人而爲儒者也需聲則以聲得義需須也待也儒者席珍待聘強學待問懷忠信待舉力行待取皆需也難進之義也周禮大宰九兩之目五曰儒注曰儒有六藝以教民者孔

子弟子蓋三千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是則儒以六藝得名自周以來昭然矣故曰儒者區也言其區別古今不攷信於六藝不通知古今何謂儒哉雖然唐虞二代之盛孰非以儒爲教但世質人淳不必別儒之名儒之名著於周故荀況謂周公爲大儒也周制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六德六行六藝皆儒者事孔門立教其本在孝其重在仁曰四教曰雅言聖訓所著王制所存也當時高弟首推顏曾顏子問仁則語以克己復禮克己者約身也約身必以禮左傳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孔子述古訓以教而顏子能服膺故其稱夫子善誘亦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博文則六藝通約禮而後能復禮也然視聽言動非禮勿爲卽需之意與顏子問爲邦語以三代禮樂此博文之大者爲邦者仁之見於行事而其斟酌百王有損益有法戒

豈非需乎曾子能盡孝道故孔子授以孝經論語載曾子三省
皆守身之學卽孝經之旨亦約禮之義禮記曾子問一篇發明
禮意是謂博文大戴禮記曾子十篇義廣辭微阮宮保實尊信
而表章之謂當與論語同又謂從事孔子之學者當自曾子始
言儒術者有所據依矣閔子以德行稱以孝爲本其辭季氏之
召真難進者有子言孝弟與曾子之學如驂之靳其論百姓之
足不足與君爲體不屑急切近利皆需之義也子謂子夏爲君
子儒毋爲小人儒蓋儒業在六藝則文而不慚者出焉華而不
實者託焉發明章句始於子夏其於六藝所得多所見深然必
戒以小人儒者見儒之不恃空言也論語言君子博學於文約
之以禮可以弗畔中庸言君子慥慥不外庸言之信庸行之謹
言顧行行顧言然則君子之儒篤實而已子貢問君子答之卽

言行相顧之意子路問君子答之卽約禮之旨論語以君子始
終不知不愠斯爲君子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豈非需之義乎君
子者儒之實也但謂之君子則通乎治野人之稱謂之儒則專
乎爲學者之名禮記儒行孔子對哀公言自立者二言特立者
一言特立獨行者一而鄭君則云儒之言優也柔也其與人交
接常能優柔經傳似異實同蓋需待而不自立則必與世沈浮
曲學阿世故皋陶曰柔而立又曰擾而毅皆儒行之意也大戴
禮曰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
索之是以上下相親而不離此言學古入官實儒者優游之用
也墨子有非儒篇蓋墨氏兼愛則不仁儒者之道孝弟爲仁之
本仁亦从人學所以明人倫倫亦从人立人之道與墨氏正相
反也故鄭君曰儒能安人能服人或清談廢事或矜己凌人豈

所以安人服人哉冉有季路宰我樊遲之倫或仕私家往往見責於聖人而不害爲大賢者施之則行卽儒者事功過相除非鄙儒小拘所得議也若曾皙漆雕開不施於事而聖人許之原憲季次空室蓬戶而聖人稱之其優游也皆其特立獨行也彼拘學抱咫尺之義而枯槁寂寞固無足言若取適時會不自愛重者又豈知需之義邪抑又聞儒需也以先王之道能濡其身也儒亦借濡濡潤也儒者博文可以潤身然濡則易汙故貴特立子游治武城以弦歌聖人深美此儒之濡問其得人對以澹臺滅明其曰行不由徑非公不至室儒之需也說文曰儒術士之稱術道路也術士有道之士也不學則無術矣學術不明而以需爲儒則庸衆駑散中道而廢者有之以區爲儒則窮鄉多異曲學多論者有之以柔爲儒則儒宗而委蛇希世度務者有之以濡爲儒則以詩禮發冢者有之故又曰儒短也儒愚也儒者文多質少也是皆浮慕其名而不求其實者也

爾雅足以辨言說

爾雅小學之書而列於經者蓋六藝之指歸百家之鈐鍵皆在於是不通雅訓則於經義往往私心穿鑿人自爲說本於雅訓則同條共貫卽爾雅書中一字兩訓三訓亦不相紊或爾雅所未備而輔翼之書要不離乎宗此雅訓所以重也毛公詩傳略同爾雅蓋古訓本然不可移易或者見爾雅多同詩傳遂以爲專釋詩然試攷漢魏六朝說經者孰能外於雅訓賈董書中有經訓者輒符雅義史記引尙書以訓詁字闡釋經文亦依雅義其他諸子百家之古者皆與爾雅疏通證明則其書不專釋詩昭然矣夫言六藝者折中於孔子孔子曰爾雅以觀於古足以

辨言矣蓋小辨破言小言破義小義破道必以近於雅以通古今之言而後無小辨之失揚子雲謂孔子教魯哀公學爾雅蓋指此也夫對君之言猶稱雅訓況綴學之士實事求是舍此何由乎孔子又曰通道必簡又曰辨言之樂不下席然則簡而易從至近而可樂者莫如爾雅按小學之書有形有義說文言形者也爾雅言義者也二書實相表裏但說文爾雅訓詁略同而字體各異蓋說文言形宜用本字爾雅言義或用假借古時字少音近則假借用之用之既久人人習見而字之本義反隱然亦有經典用假借而爾雅用本字者非謂爾雅字皆假借但較之說文則假借多耳攷爾雅在漢時嘗列學官劉子政謂史佚以爾雅教子王充論衡云爾雅者五經之訓故劉勰云通乎爾雅則文義曉然是則周秦漢京以來經師碩學無不通雅訓者

也唐人以爾雅爲小經士子所必誦習其後浸微者浮華日勝則古義日疏耳朱子謂字畫音韻多不留意爲甚害事可知通儒之學訓故爲先將欲辨言不僅空談當識文字則爾雅宜亟講矣又攷爾雅有犍爲文學舍人注經疏中多引之其人蓋當漢武帝時夫漢文置爾雅博士不久卽廢漢武時爾雅不甚顯犍爲又僻在蜀中而有能注爾雅者況當聖朝崇儒右文經學昌明而雅訓尙可緩乎夫通古人之言而後可求其義訓故未明而謂吾能通其大義果足信乎故必如孔子之言爾雅觀古辨言簡而通于道道之不明言之不辨也言之不辨雅訓之不爾也清談空論皆破義破道者也

朱子不廢古訓說

讀書當論其世漢時經立博士學有師法東漢經學之傳尤不

清儒學案卷一百三十一
雜然爲其學者必博觀載籍證明師承至經經然奉一先生之說此末流則然非古古相傳之本意也其間通人大儒如先鄭後鄭服子慎盧子幹之倫雖各有家法要皆旁搜遠紹乃卓然爲學術大宗六朝時北方經學爲盛亦不離其本迨唐時正義書成各經皆有專主其餘諸家之學漸微於是宋劉原父作七經小傳剋爲新說王介甫又從而揚其波古來樸學家法於是盡變朱子生於其後獨能考證古訓折衷一是不以空言說經可謂不從流俗其大學中庸章句之名實本於漢孟喜京房費直三家易章句其論語孟子集注之名則本於後漢荀爽易九家集注晉范甯穀梁集注皆遠有宗緒生平撰述既多往往前後互異如詩集傳以柏舟爲婦人詩及注孟子貉稽章仍以爲衛之仁人詩集傳以小弁爲宜曰自作及注孟子高子章仍以

爲宜曰之傳作皆舍去舊見改從小序此固學隨年進如鄭君先通三家詩後通毛傳故禮記引詩注與詩箋互異卽其例也又有引古而不注出處引時賢則甚詳者案毛傳及說文凡與爾雅同者未常注明而許君博訪通人偶載其說必詳名姓此其例也至若徵引古訓而時出新意不盡同古者此則其時風尙人人如此亦其學正大精醇足以自信之故攷鄭君箋詩於毛傳小異注周禮於大鄭先鄭不盡同蓋學貴心得各明一義非苟且沿襲者所得知亦非駁雜之學所能藉口也其有攷訂精確而後人厚誣之者如學而章集註朋同類也與古訓同門曰朋似異然易兌卦虞仲翔注兌二陽同類爲朋是漢時已有此說而虞注又本於坤文言西南得朋乃與類行又子見南子章集註矢誓也實本於爾雅釋言及詩鄘風毛傳原原本本此

類甚多而或者恣意掊擊不足辨也至其言之精者如論語北辰說者紛紜集註云北極謂之北辰原本雅訓實爲定論蓋聖人立言自當據其本始後來恆星東移去極漸遠非立言之意矣又如中庸章句郊祭天社祭地本禮記注而足以正後來南北郊合祭之失此皆講求甚精者至其偶未詳者如中庸華嶽本兩山孟子莊嶽本兩地皆未及注又有小誤者如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竝非家語鄉黨執圭竝非命圭之類要於書之大體無礙不當索瘢亦不必阿黨者他如引用爾雅說文及羣經古注各條按籍可攷不復覩縷矣夫朱子之書家絃戶誦童而習之後來讀書漸多補其遺訂其誤正後學之責非可以區區掊摭遂舉其書之正大精醇者而士苴視之也若乃束書不觀貌爲尊朱而實以便其不學之陋又或名曰攷古要不外剽竊

瑣碎之譏甚者或公然叫囂或潛爲移易不特於朱子之書未窺其真其於漢學篤實之意相去遠矣近時閭百詩四書釋地江慎修鄉黨圖考皆於朱子拾遺補闕然其援古極詳措詞極慎斯爲立言之體我朝經學昌明超越唐宋無論元明學者幸逢文獻大備正可因前人之成功博觀約取謹守師法補苴罅漏如射之有志如農之有畔可也近者王西莊氏曰經以明道而求道者不必空執義理以求之但當正文字辨音讀釋訓詁通傳注則義理自見而道在其中此似爲學成者言又曰經文艱奧難通若於古傳注憑己意擇取融貫猶未免於僭越但當墨守漢人家法從一師而不敢他徙云云此似爲始學者言讀朱子書者人人知此意則實事求是尊其所聞何事斷斷於漢宋之界限哉王氏此兩言於今日爲豐年之玉矣

月亭交游

李先生黼平

李黼平字貞甫號繡子嘉應人嘉慶乙丑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江蘇昭文縣知縣蒞事一以寬和慈惠爲宗不忍用鞭扑遇獄訟隨至隨結公餘卽手不釋卷民間有李十五書生之目以虧挪公款落職繫獄數年乃得歸會粵督阮文達開學海堂因聘閱課藝後主東莞寶安書院課士一本諸經人咸愛重之道光十二年卒年六十三先生幼穎異年十四卽精通樂譜及長治漢學工考證所著毛詩細義二十四卷於毛傳鄭箋陸氏釋文孔氏正義之詮釋互異者皆詳加考訂疏通而證明之爲文達刻入皇清經解中他著有易刊誤二卷文選異義二卷讀杜韓筆記二卷其論詩謂心聲所發含宮嚳羽與象簫胥鼓相應

故所爲詩專講音韻能得古人不傳之祕有著花庵集八卷吳門集八卷南歸集四卷續集四卷

參史傳

張先生杓

張杓字磬泉原籍浙江山陰遷廣東入番禺學嘉慶戊辰舉人先生初習詞章其後精研小學考證金石文字復由小學而研究注疏窮日夜不少息嘗掌教香山欖山南雄道南書院每日坐講堂講經史來學者眾販夫牧豎過院門者亦皆駐足而聽阮文達督粵時延之課子督責嚴厲文達愈敬之命爲學海堂學長晚歲選授揭陽縣教諭以青盲疾請京職得國子監學正銜道光二十年英人犯廣州上書當道陳攻守之法並上平夷四策粵中將帥雖不盡用其言然皆敬其人焉其讀書手記於簡端者甚多子澄嘗鈔而集之藏稿於家

參陳澧撰傳

文鈔

見學海堂文集

尙書之訓解

百篇之書其義皆訓也二十八篇之書其篇目無所謂訓也自東晉古文因書序之目撰伊訓一篇立典謨訓誥誓命六名唐孔穎達等作正義又增征貢歌範四者合爲十例至元熊明來復據陸德明正攝之說取正義所增者併入六體以伊訓高宗之訓兩篇爲正訓五子之歌太甲三篇咸有一德高宗彤日旅獒無逸周官呂刑典寶明居徂后沃丁十四篇爲攝訓於是訓之名遂爲書之一體嘗因而考之典寶明居徂后沃丁四篇惟沃丁序言訓然曰訓伊尹事者訓之言順謂順承伊尹之事爲命爲誥未可知也典寶明居則并無訓字鄭注典寶引伊訓曰載孚在亳又曰征是三股馬注明居曰咎單湯司空明居者明

居民之灋則爲誥爲誓又未可知也至徂后與伊訓肆命連文序曰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鄭注肆命者敝政所當爲也徂后者言湯之灋度也漢書律厯志引伊訓曰維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於先王誕資有牧方明說者謂太甲除喪朝諸侯于明堂祀方明以成湯配伊尹因偁述成湯之德以訓太甲合之鄭君所言則三篇當同一例熊氏旣以高宗彤日與高宗之訓序連文而目爲訓肆命亦與伊訓徂后連文顧獨別之爲命豈其然乎無逸爲周公陳戒成王則與咎繇益稷之謨同也呂刑曰度作刑以誥四方鄭注周禮大司寇職曰誥謹也引此經爲證注布憲職曰誥謹也使四方謹行之伏生大傳曰甫刑可以觀誠是其義也則與多方多士之誥同也其餘若五子之歌曰有窮后羿左氏襄四年傳魏絳引

作夏訓唐孔氏謂書有歌體固未善然曰夏訓正不知果屬何書未見卽爲五子之歌也太甲曰惟尹躬先見於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咸有一德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禮記緇衣竝引作尹告康成注尹告伊尹之誥也則又誥之明驗也熊氏管信晚出之書又惑於六體之說皆別出爲訓其果可信乎或曰如子言是書無所謂訓體也曰然然則伊訓高宗之訓果何備乎曰訓猶誥耳說文誥告也漢書揚雄傳顏師古集注訓告也是其證也康成注顧命大訓曰大訓者謂禮灋先王德教夫曰先王則統二帝三王言之而典謨亦訓矣故王肅以大訓爲虞書典謨又其證也然則東晉以前言書者無六體之說也故曰百篇之書其義皆訓也

春秋之傳解

傳有二義有訓詁之傳有載記之傳訓詁之傳主於釋經載記之傳主於紀事昔之傳春秋者五家鄒氏無師夾氏無書今所傳惟左公穀公穀依經立傳經所不書更不發義故康成謂穀梁善於經王接亦曰公羊於文爲儉通經爲長此而例之訓詁之傳猶或可也若左氏之書據太史公十二諸侯年表則曰左氏春秋而不言傳據嚴彭祖引觀周篇之文則言爲傳與春秋相表裏而不言是釋經據盧氏植王氏接則謂囊括古今成一家之言不主爲經發據高氏祐賀氏循則并目之爲史是漢晉諸儒言左氏者莫不以爲紀事之書所謂載記之傳是也故漢世左傳與春秋分行至杜元凱作集解始割傳附經妄生義例謂傳或先經以紀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一似左氏此書專爲解駁經義者獨不思經止哀十六年

而傳則終於二十七年如依杜說此十有一年之傳爲先後何經依錯何經邪甚矣其惑也後儒不察乃反依據杜本妄議左氏之書唐權德輿謂左氏有無經之傳失其根本宋王皙謂左氏貪惑異說於聖人微旨疎略明何異孫謂左氏疎於義理理不勝文凡此狂言皆杜氏以傳附經謂左氏專爲釋經而作有以啟之也昔人謂三傳作而春秋微余亦謂杜注行而左傳隱

吳先生蘭修

吳蘭修原名詩捷字荔村號石華嘉應人嘉慶戊辰舉人官信宜縣訓導後爲粵秀書院監院道光六年與月亭及南海曾勉士諸先生同爲學海堂學長造就甚衆精算學嘗謂諸家方程自二色三色以至多色皆直行並列左右互乘所得之數逐行分注數理精蘊則用橫行分上下二層互乘所得之數爲第三

四層減餘之數爲第五層於每條求之則橫行也於每色求之

則直行也經緯相承加減相屬學者按圖即可得數方程之善

無以踰此又謂方程之法沿誤久矣梅氏定爲和數較數和較

兼用和較交變四類可謂力闢荆榛但其圖仍用直行正負交

變耳目紛繁學者難之因取諸書方程經梅氏考正者悉爲著

錄復以數理精蘊法算之以期一目瞭然作方程考一卷於學

算者頗有裨益好提倡後進嘗編刻學海堂二集以示爲學指

歸兼工詩詞著有南漢紀五卷南漢金石志二卷端溪硯史三

卷荔村吟草桐華閣詞

參史傳
學海堂志

文鈔

見學海
堂文集

易之彖解

繫辭曰彖者言乎象者也又曰彖者材也謹按材與裁通裁猶

斷也劉瓛周易義疏曰彖斷也與裁義合蓋統卦象而決斷之以定其吉凶故曰知者觀其象辭則思過半矣又曰斷辭則備矣此裁斷之說也然則取象於彖何也說文曰互彖之頭象其銳而上見也彖从互从豕省彖走也玉篇彖彖走悅也按悅當作悅廣雅彖悅也是其證說文手部悅解悅也蓋彖剛突而躁疾故其走決姤之初六羸豕孚蹢躅宋衷曰羸大索所以繫彖者繫之則蹢躅不能決也孟子曰如追放豚言走悅也走悅故決決有斷義故易斷卦取之猶蜥蜴善變而易假之陸佃人希見生象乃以意想爲象而易象假之韓非子解老篇及陸佃說皆遠取諸物之意也

尙書之訓解

書有六體其一曰訓皆臣子告君之辭也告君而曰訓何也尔

疋訓道也說文訓說教也廣雅曰訓順也按訓从言从川有因勢利導之義故曰順書于帝其訓是訓是行史記微子世家皆作順是訓與順通書五品不遜後漢書周舉傳作訓是訓又與遜通也訓順遜皆聲近故義從同論語異與之言能無說乎異亦順也馬融曰恭遜謹敬之言聞之無不說者即說文說教之義蓋陳典謨於君而以遜順敬謹出之故不曰誠而曰訓此臣子進言之體也忠告善道朋友尙然而況於君父歟

魏收魏書跋

北齊魏伯起撰魏書一百三十卷當其初出物議譁然所謂穢史者也於今考之編景穆於本紀附涼蜀於列傳桓劉已下皆曰島夷典午之朝薄爲僞晉史通所論洵不誣已竊謂天平僭號之初正孝武入關之日民猶戴主臣已稱君東魏之名豈得

與西魏並哉雖然東魏之統齊實受之魏收仕齊則必黨齊黨齊則必尊東魏而黜西魏處陳壽之時而鑒崔浩之禍其情固可諒矣至於爾朱榮陽固諸傳以各史證之是非之間不甚相遠誠以作史之難也世近則人易爭任專則衆易毀況收以輕薄之士操筆削之權衆口交謫有由來已要之收固北朝之雋也史例在魏澹之下史才實出平繪之上崇文總目初隋高祖平繪中興事敘次不倫詔澹別成魏史澹斷自道武下迄恭帝爲十二帝紀七十八列傳史論及例目錄一篇合九十二篇退東魏孝靜帝稱傳矯正收繪之失體裁簡正帝甚善之然世以收史爲主故澹書亡闕今纔紀一卷存此北史列傳所以悉據是書而獨傳於後世也夫

顧氏日知錄跋

國初顧亭林閭百詩朱竹垞諸公巋然竝起而亭林其尤也生平周流西北垂三十年所至載書自隨每有所得輒記之成日

知錄三十二卷餘錄四卷於經義史學天象地輿典禮兵制及政事風俗之得失靡不綜貫但引據浩繁不無舛誤如辨獄頂無字碑爲漢武所立而不知漢書武帝紀注已載碑文此姜西溟湛園札記所駁也謂單名以偏旁排行如衛瓘衛玠之類而不知晉書玠乃瓘之孫此閭百詩潛邱札記所駁也謂詩除二南七月正雅三頌之外皆不入樂而不知季札觀樂列國之風並奏此全謝山經史問答所駁也謂隨會不與晉文同時而不知左傳城濮之役士會攝右士會卽隨會此錢辛楣養新錄所駁也謂韋昭注國語凡莊字猶避漢明帝諱作嚴爲意存忠厚而不知其沿襲舊文疎於檢點此趙雲松陔餘叢考所駁也謂禹貢東池北會於匯蓋指固城石臼等湖而不知正義引鄭云東池者爲南江鄭氏讀東池爲句南江北會於具區故曰北會

於隄此阮宮保浙江圖考所駁也皆切中亭林之失至謂幽并營三州在禹貢九州之外幽則今涿易以北至塞外地并在今忻代以北至塞外地營則今遼東大甯地按尔疋釋文引鄭康成曰舜以青州越海而分齊爲營州冀州南北太遠分衛爲并州燕以北爲幽州并舊爲十二州元和郡縣志太原府下引王肅曰舜爲冀州之地太廣分置并州漢唐諸家迄無異議且周禮幽州澤藪曰獫狁注在長廣即今登州府萊陽縣地其浸菑時注菑出萊蕪時出殷陽即今濟南府淄川縣地則幽州豈僅涿易以北乎并州澤藪曰昭餘祁注在鄆今汾州府介休縣地則并州非暨忻代以南乎又謂宣房旣築導河北行復禹舊蹟而梁楚之地自漢至唐河不爲害者幾及千年按漢書溝洫志自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爲屯氏河東北經魏郡清河

信都渤海入海元帝永光五年河決清河靈鳴犢口而屯氏河絕成帝建始四年河決於館陶及東都金隄泛溢充豫入平原千乘濟南凡灌四郡三十二縣河平三年河復決平原流入濟南千乘鴻嘉四年渤海信都河水溢灌縣邑三十一據此則百年之間已經五決此皆好騁議論而不顧其背馳者然而大純小疵終無害其宏博耳亭林著作等身音學五書尤有裨於聲韻惟天下郡國利病書頗無倫次蓋鈔輯各省府縣圖經文冊邸報以備編撰者惜乎其未及成書也

曾先生劄

曾釗字敏修號勉士南海人道光乙酉拔貢篤學好古讀一書必校勘脫文譌字每遇祕本或雇人影寫或懷餅就鈔積七八年得數萬卷自是挈求經義文字則考之說文玉篇訓詁則稽

之爾雅方言雖奧晦難通而因文得義因義得音類能以經解經確有依據入都時遇武進劉禮部逢祿逢祿日篤學若勉士吾道東矣乙未秋程祭酒恩澤典試廣東耳先生名欲取作榜首適先生持服未與試榜後祭酒招飲於蒲澗賦詩云我求明珠向南海離朱喫詬驚愚頑昆侖第一未卽得羊鬚首捋絳希慳蓋謂先生也後官合浦縣教諭調欽州學正以病假歸咸豐四年卒著有周易虞氏義箋七卷周禮注疏小箋四卷詩說二卷詩毛鄭異同辨二卷毛詩經文定本小序一卷考異一卷音讀一卷虞書命義和章解一卷春秋國都爵姓考補一卷論語述解一卷讀書雜誌五卷面城樓集十卷其所輯古書有楊議郎著書一卷楊孚異物志一卷劉欣期交州記一卷王韶之始興記一卷

參史傳

詩毛鄭異同辨自序

羣經義疏詩禮最精然周禮之學杜氏及三鄭時有異同而賈公彥祇疏後鄭諸家從略不如詩正義毛鄭分述之詳矣毛鄭異同大義有四隨文易說者不與焉昏期一也出封加等二也稷契之生三也周公辟居四也凡此四端皆毛長於鄭至於六天之說毛鄭故同昊天上帝詩有明文五天卽五德之帝五德布爲五行助天生物王者尊事禮固宜之周頌我將傳將大也是毛以我將我享爲大亨大亨明堂五帝徧而正義云毛不信六天之說與鄭異豈不誣耶孔氏述毛不得其理大率類此若夫故訓假借傳例簡奧箋所改讀非盡易傳正義亦有未達釗嘗粗綜二學欲踵孫毓異同評願惟謏陋未敢屬稿間有穴見記於別紙涉獵各家隨時竄易凡先我得者輒復刪去積有日

月丹墨凌亂懼難識別會學海堂以此題課士遂都而錄之爲二卷焉

虞書命羲和章解自序

羲和一章實厯學之祖其言厯象日月星辰卽後世恆星七政各有一天之說所本也其言測中星以定分至卽後世歲差之說所本也其言賓饒則後世里差之說所本也其言敬致卽定氣之說所本也其言日中永短卽準北極高卑以分晝夜漏刻多寡之說所本也顧治經者或於厯學未詳而術士又不通經遂以諸術爲西士創獲耳近世戴東原氏最精此學其著書補傳猶以五星爲唐虞所未及測餘子又何論焉爰不揣固陋輒爲說而詳證之至於六職之分四宅之地因夷之解古今紛如者亦以己意刺取古義爲之注并爲之疏非敢謂有當經義聊

抒所見云爾

文集

釋儒

說文儒柔也从人需聲按易需須也凡人躁則急不能待柔則從容自持从需聲殆以聲載義者也天下之人心學問皆以躁壞之躁於仕則傲倖之心生躁於學則精細之思鮮躁於事則和順之氣乖昔孔子舉十五儒對哀公問儒行以大讓始以尊讓終讓則不躁矣故曰君子無所爭惟無爭故能讓讓故能柔惟柔而後成爲儒此儒訓柔之旨也然則子曰吾未見剛者何也剛非任氣之謂也物之至剛者必柔剛而不能柔則折此乃狠戾之人非真能剛者子所謂慾也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又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孝經曰教民親

清儒學案卷一百三十一
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弟曾子云君子博學而屏守之
微言而篤行之行必先人言必後人由是觀之儒者豈貴乎以
氣上人哉繹古聖賢造字儒从需之意又攷諸經傳垂訓之言
可以識儒之義矣且需與柔爲雙聲凡从需之字其義皆爲柔
孺訓臂羊矢臂羊矢肉之柔者也孺訓短衣衣之近身而柔者
也孺訓繒繒帛之柔者也至如孺爲女弱孺爲幼弱孺爲水弱
皆有柔義而說文獨於儒發其詰蓋明人之欲以儒爲稱者尤
以柔爲重耳雖然柔亦有辨色厲而內荏荏柔之似也內文明
而外柔順順柔之德也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
儒有君子小人之別卽於柔之真僞分之歟

日月爲易解

說文引祕書云日月爲易按參同契亦有此文則許君所云祕

書疑卽易緯也太史公書云易以道陰陽不云陰陽爲易而必
云日月爲易者何陰陽乾坤也乾坤大用在坎離坎月也離日
也故以日月言之繫所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也古之言易
者皆宗孟喜喜以卦氣推易以一歲象易也一歲分之爲十二
月此云日月爲易又以一月象之也一歲象易不以名易而一
月象易則以名易者何四時之有冬猶月之有晦也驗四時以
氣氣無形測晦朔以日月日月有形無形者微有形者顯象易
從其顯故不以歲而以月也月之魄受日以爲光合朔三日出
震八日見兌十五日盈乾陽之息也十七退巽二十三日消艮
三十日滅坤陽之消也陽息之盈則日月相望消之盡則月死
魄相望者會於中宮日東月西旣濟象也死魄者會於壬癸日
上月下未濟象也易之爲書不從旣濟象而從未濟象者何繫

日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惟當未濟憂患思所以易之故曰易孟子曰天下之生也久矣一治一亂既濟而未濟朔而晦由治而亂也未濟而既濟晦而朔由亂而治也不象朔既濟而象晦未濟者何未濟晦象爲六十四卦之終卽爲既濟朔象之始繫曰生生之謂易朔生也晦生生也此易取象晦時日月之義也繫又曰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古文明从日从月易不以明爲名而必以易者何日月相推一日之象也古之易義一日象二卦一月然後六十卦周此以晦時日上月下名易之義也易二篇以未濟終而名易乃從此象者何猶春秋終於獲麟也獲麟而春秋作未濟而易作其義一也

庶姓異姓同姓同異解

左傳隱公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爭長曰薛庶姓也又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乃長滕侯說者據之謂不同姓非昏姻者爲庶姓庶衆也統於異姓猶羣姓云爾釗謂其說非也吳語眩姓於王宮韋昭解云備也姓庶姓曲禮曰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周禮巾車革路以封四衛賈公彥疏云四衛非謂在衛服者以其諸侯非同姓與王無親卽是庶姓然則庶姓統於異姓之說實本乎此然以周制攷之天子稱同姓謂之伯父叔父異姓謂之伯舅叔舅異姓稱舅者以嘗爲昏姻也非必當時爲昏姻左傳伯舅叔舅異姓稱舅者以嘗爲昏姻也宰孔稱齊桓爲伯舅齊桓當時未嘗與周爲昏姻也如韋賈之言庶姓無昏姻之親將稱爲舅耶抑不稱爲舅耶司儀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注庶姓無親者也異姓昏姻者也庶姓與異姓分別甚明然經傳少稱庶姓者蓋周制庶姓實統於同姓於同姓中以有服無服分之則五

世後無親者別爲庶姓耳故昔儒謂庶姓猶言氏族與同姓對言則別散文通也若然薛任姓與滕非同姓滕稱之爲庶姓者蓋從黃帝賜姓時對姬爲正姓言之也知然者禮同祖爲同姓其適爲正姓其別子以下則爲庶姓定元年傳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爲夏車正春秋釋例曰薛任姓黃帝之苗裔奚仲封爲薛侯晉語司空季子曰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爲十二姓姬西祁己滕藏任荀僖姑懷依是也據此則薛實出黃帝矣鄭君駁異義曰黃帝姓姬晉語曰唯青陽與倉林氏同於黃帝故皆爲姬姓史記索隱曰國語文誤青陽當爲元囂是帝嚳之祖祭法曰周人禘嚳而郊稷據此則周姬姓本自黃帝故爲正姓薛任爲庶姓滕侯曰我周之卜正特重其詞曰周明滕出於正姓之周且薛祖又爲庶姓庶姓不可先正姓適庶

之義然也羽父又以爲異姓者黃帝賜十四人以姓時二人姓姬爲正其餘十二姓皆爲庶其後周公制禮繫之以姓從后稷受姓始於是十二姓之同出黃帝者原爲庶姓以周制定之皆爲異姓可以通昏姻故周公武公皆娶於薛此異姓昏姻之說也大傳庶姓別於上別卽異也殷法五世以後通昏姻故曰別周法則不通昏姻其通昏姻者惟異姓周禮正名曰庶姓則不可通昏姻明矣若謂非同姓而無昏姻之親爲庶姓則是庶姓於禮可以通昏姻將何解於雖百世而昏姻不通之說也要之周禮大傳庶姓從周姬言之皆同姓左傳庶姓從黃帝賜姓時言之於周爲異姓各有取爾不必提同猶杜傳同姓爲同祖麟趾傳又族爲同祖蓋曰族曰姓各明一義謂族爲同姓可也謂庶姓爲異族亦可也謂庶姓爲不同姓則不可

亞飯三飯四飯攷

論語微子篇有亞飯三飯四飯說者據白虎通禮樂篇云平旦食少陽之始晝食太陽之始哺食少陰之始暮食太陰之始數語以爲天子四飯魯僭天子禮有初飯之證釗按其說非也少牢篇三飯注云或言食或言飯食大名少數曰飯疏云一口謂之一飯玉藻飯飧者三飯也疏云三飯並謂飧謂三度飧也皇侃論語義疏云飯謂飧也據此則論語與白虎通不同義矣攷膳夫職云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樂侑食王制云天子食日舉以樂尋其文義言日一舉則餘食不稱舉可知矣言舉以樂其非舉則不用樂可知矣膳夫疏引鄭注論語亞飯三飯四飯云皆舉食之樂尤足爲惟舉有樂侑之明證日三時食并稍食爲四而獨朝食稱舉侑以樂其餘皆不用樂侑者以其

非盛也故周禮禮記特言舉以樂燕食膳夫奉膳贊祭不言以樂侑明燕食無告飽之文不以樂也玉藻云日中而餽奏而食注餽食朝之餘也奏奏樂也又云夕深衣祭牢肉注天子言日中諸侯言夕天子言餽諸侯言祭牢肉互相挾據彼文則日中及夕食亦有樂但彼云奏蓋如沐醕進饌進羞工乃升歌耳非侑也若侑食樂章每飯不同包咸注云亞飯三飯四飯皆樂章名是也特牲少牢尸有三飯九飯十一飯鄭注有司徹云士九飯大夫十一飯其餘有十三飯十五飯疏云五等諸侯同十三飯天子十五飯魯侯禮以事死如生之禮準之魯當有十三飯不備言者掌樂者未去官故不及耳其不言初飯者或以爲太師領之或以爲爲魯諱亦非也禮器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士三注一食再食三食謂告飽也攷特牲少牢爲士大夫禮其尸

伯皆自三飯始三飯告飽故有三飯而無再飯推此而言魯諸侯禮有亞飯無初飯亞飯蓋因再飯告飽而設惟天子一食告飽有初飯魯非天子故無初飯也若然禮器所陳尊者少卑者多特牲少牢所記卑者少而尊者多不同者禮器言飽之始特牲少牢則要其終也少牢注食與飯不同禮器則謂飯爲食者對文則異散文可通說經大例也

梁先生漢鵬

梁漢鵬字南溟番禺人通算術初與其友數人講習塵市中會嘉應吳石華從之學算而南海曾勉士亦爲延譽由是知名道光壬辰廣東鄉試闈中策問算學無能對者番禺侯君模歎曰讀書雖多而不學算今爲試官程春海祭酒考倒矣乃集同志諸人共延先生講習之先生善談算理雖深奧輒出以俚淺語

能令聽者解頤削象牙爲數十事於方圓斜銳體積分合移補不假繪圖而見者瞭然又好言物性凡金木百工之事靡不窮究尤善製火藥以所製者發烏鎗鉛丸較英吉利火藥所及加遠西洋人亦驚服焉所著有算書數十篇藏於家

參陳澧撰傳

文鈔

見學海堂文集

夕桀解

周禮九數始方田終句股法已備矣至漢而復有重差夕桀之名何也夫重差所以濟句股之窮也蓋於高深廣遠無可比例以求者則前後立表退而相望兩退相差因而比較此重差之名所由立而其用實不離乎句股故曰以濟句股之窮也其言夕桀何也或以爲互棗之譌不知互棗之法因其開除不受不能成算必累棗互用以齊其分故曰互棗夫累棗互用則差分

清儒學案卷一百三十二
方程諸法皆有之其不足當九數之一斷然矣竊謂夕桀者義無可訓以形求之蓋句股之譌也句股居九數之末其法最難其用最廣故以是終焉分言之則重差句股之用也合言之則重差卽句股也凡有數則有象象不離乎數萬象起於方員而員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句股故偃矩以望高覆矩以測深臥矩以知遠其有高深廣遠之可比例者以句股測之其無高深廣遠之可比例者以重差測之測望之法至此而備句股之用至此而極故曰重差句股并其法之極備而爲名也攷陸氏釋文旣爲夕桀作音則魯魚亥豕之訛已在唐以前矣

清儒學案卷一百三十二

清儒學案卷一百三十三

天津徐世昌

月亭學案下

月亭從游

侯先生康

侯康原名廷楷字君模番禺人道光乙未舉人幼孤好學喜讀史家貧無書母爲稱貸得錢買十七史讀之所爲文章仿南北朝體阮文達關學海堂課士賞其文由是知名後乃研精注疏盡通諸經著春秋古經說二卷謂三傳經文頗有不同以左氏與公穀互校則左氏義長者多因參訂而排比之疏通證明有足補毛氏奇齡之春秋簡書刊誤段氏玉裁之春秋左氏古經所未備者又以禮與春秋本相表裏三傳中典制莫備於左氏

而義理莫精於穀梁惟公羊雜出眾師較多偏駁因作穀梁禮證全書未竟僅存叢稿五十餘條其弟度釐爲二卷羣經小學亦皆有論說而於史學致力尤勤嘗欲仿裴注三國志例盡注隋以前諸史謂注史與修史異注古史與注近史又異史例貴嚴史注宜博注近史者羣書大備注古史者遺籍罕存當日爲唾棄之餘今日皆見聞之助宜過而存之爲後漢書補注續一卷三國志補注一卷又以隋以前古書今皆亡佚致諸家著述湮沒不彰擬補撰後漢三國晉宋齊梁陳魏北齊周十書藝文志而自注之已成者有補後漢書藝文志四卷補三國藝文志四卷凡諸書已見本傳及隋唐宋志釋文敘錄者皆不著所出其采自他書或附傳者則著之而他書復有可考證者亦備錄焉道光十七年卒年四十

參史傳 陳澧撰二侯傳
嶺南遺書伍崇曜跋

春秋古經說自序

春秋經一而已自三傳分而經分并其卷數亦分漢志載春秋古經十二篇者左經也經十一卷者公穀經也

原注說詳四庫提要

今以

三傳參校之左傳莊三十年夏次于成公穀作師次以上三年公次于滑八年師次于郎例之無直言次者則有師字是也僖九年甲子晉侯僖諸卒公作甲戌以上文戊辰推之則甲戌是也然大要古經爲優而自漢以來卽有取公穀亂古經者如昭十一年齊國弱賈逵從公作酌之類宋元諸儒避實蹈虛尤好舍古經而用二傳夫古經傳序相授非一世矣公卽位爲公卽立已經後人竄改古字古言不盡可見乃并其幸留至今者亦屏棄弗錄此毛氏春秋簡書刊誤段氏春秋左氏古經所由述與三傳異同有不必辨者蠅則螽之或體邀則速之籀文是也

此外則形聲相近假借通用之字居多淪輪同訓黎耒同音郿微本一地厲賴實一國前人論之詳矣穀梁出較先其誤尙寡公羊出最晚其誤滋甚口授愈久則愈離不期然而然者也毛氏動輒詆爲有意變易又豈通論哉今刺取其義意可尋者疏通證明之至說文述春秋用左氏而衣部引公會齊侯于移品部引次于囄北亦部引石尙來歸祿與古經皆不同蓋又師談互異今不復盡據爲定云

穀梁禮證

傳讓桓正乎曰不正注隱長桓幼

證曰公羊于立適之外別有立子以貴之法蓋以左右媵及適姪娣及左右媵姪娣分貴賤也左氏義則云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又云王后無適則

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下是除立適之外概立長不復問母貴賤矣隱桓之母穀梁無文據左傳隱公聲子子桓公仲子子禮諸侯不得再娶仲子雖有手文之瑞不得爲夫人則隱桓俱非適祇當分長幼不必分貴賤此注所云事與義皆據左氏也若公羊謂桓母右媵貴當立非穀梁義也

傳母以子氏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注妾不得體君故以子爲氏

證曰宋書臧熹傳載晉孝武帝追崇庶祖母宣太后熹議曰前漢孝文孝昭太后並繫子爲號又云繫子爲傅兼明母貴之所由此則母以子氏之例也

臧熹此議引仲子事用左氏公羊說以爲桓母而此數語

則穀梁義故顧氏日知錄亦謂惠公仲子猶晉簡文帝母鄭氏之傅簡文宣太后又惠氏春秋說云易象陰繫于陽春秋母繫

于子故母以子氏其名正矣鼎之爻辭曰得妾以其子无咎此之謂也注稱妾不得體君儀禮喪服傳文

禮贈人之母則可贈人之妾則不可君子以其可辭受之

證曰通典載徐邈答徐乾書云母以子貴穀梁亦有其義故曰贈人之母則可徐邈亦注穀梁者據此文是宰咺歸贈未嘗失禮蓋仲子爲孝公妾則不可贈爲惠公母則可贈穀梁之例雖妾母不得稱夫人而君母與眾妾究當有辨以儀禮喪服篇準之庶子不爲君則爲母無服但練冠麻麻衣緇緣庶子爲君則爲其母總是禮不同也故徐邈謂母以子貴穀梁亦有其義非如公羊說妾子爲君母得稱夫人也庾蔚之云公羊母以子貴者明妾貴賤若無適子則妾之子爲先立又子既得立則母隨子貴豈謂可得與適同耶此解當卽徐

邈義

乘馬曰贈

證曰禮記少儀贈馬入廟門雜記上介贈執圭將命曰寡君某貺相者入告反命曰孤某須矣陳乘黃大路于中庭是贈用馬也贈亦兼用車何邵公以無車者爲周制有車者爲春秋制此是公羊禮例穀梁當不爾雜記疏云禮記陳乘黃大路則周制有車穀梁直云乘馬曰贈無車者文不備也至馬必以乘者楊士勛疏云士喪禮贈用兩馬此用乘馬者禮大夫以上皆乘四馬按此本公羊注而五經異義引易孟京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毛詩說天子至大夫同駕四士駕二禮王度記天子駕六諸侯與卿同駕四大夫駕三士駕二庶人駕一是何氏注公羊反不從公羊說而從毛詩說豈以義固

有未安與說苑修文篇說賄馬之數云天子乘馬六匹諸侯四匹大夫三匹元士二匹下士一匹劉向習穀梁者則此或穀梁說與易孟京春秋公羊禮王度記同也然自何邵公鄭康成兩大儒皆謂天子乘四馬後儒多因之穀梁禮既無顯證故楊疏亦祇從常解矣

衾曰襚

證曰禮記雜記襚者執冕服入升堂致命曰寡君使某襚子拜稽顙委衣于殯東襚者降受爵弁服于門內霤將命子拜稽顙如初受皮弁服于中庭自西階受朝服自堂受紼端將命子拜稽顙皆如初據此是諸侯相襚有冕服爵弁皮弁朝服紼端五等而說苑修文篇說襚衣之數云天子文繡衣各一襲到地諸侯覆跗大夫到踝士到髀視雜記所云殊簡略

以事理推之襲衣小斂大斂衣皆禮服畢具不應襚衣獨文繡一襲雜記似爲近之至雜記又云諸侯相襚以後路與冕服襚得有後路者雜記疏謂散而言之車馬亦曰襚是也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

證曰公羊亦云譏始不親迎是二傳義同也五經異義引禮戴說天子親迎春秋公羊說自天子至庶人皆親迎左氏說天子至尊無敵故無親迎之理諸侯有故若疾病則使上大夫迎上卿臨之許君從左氏義鄭駁則從禮戴及公羊傳說按齊風著詩刺不親迎毛傳以三章爲人君禮然則天子當親迎與否毛義未知云何至諸侯不親迎則毛以爲譏不得如左氏說有故得使上大夫矣韓奕詩韓侯迎止于蹶之里亦諸侯親迎之明文說苑修文篇親迎禮也其禮奈何曰諸

海隅集卷二 王
侯以屨二兩加琮大夫庶人以屨二兩加束脩二曰某國寡
小君使寡人奉不珍之琮不珍之屨禮夫人貞女夫人曰有
幽室數辱之產未諭于傅母之教得承執衣裳之事敢不敬
拜祝祝答拜夫人受琮取一兩屨以履女正笄衣裳而命之
曰往矣善事爾舅姑以順爲宮室無二爾心無敢回也女拜
乃親引其手授夫于戶夫引手出戶夫行女從拜辭父于堂
拜諸母于大門夫先升輿執轡女乃升輿轂三轉然後夫下
先行按此言諸侯親迎禮最詳足補昏禮之闕劉向習穀梁
此或穀梁逸典與

傳未畢喪孤未爵注平王之喪在殯

證曰白虎通爵號篇春秋傳曰天子三年然後稱王者謂稱
王統事發號令也尙書曰高宗諒闇三年是也論語曰君薨

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三年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
故三年除喪乃卽位統事踐阼爲主南面朝臣下稱王以發
號令也惠氏士奇春秋說曰天子諒陰三年不言王言謂之
命諒陰不言焉得爵命大夫然則未畢喪統指三年以內注
謂喪在殯者據此時事言之實則既葬仍不得謂之畢喪也
左傳云王未葬亦是此義非謂既葬即可爵大夫也杜
氏因以附會其既葬除喪之說謬已眾著故不復論
歸死者曰賁歸生者曰賻

證曰御覽禮儀部引春秋說題辭曰知生則賻知死則賁鄭
君注少儀賁馬入廟門云以其主于死者注賻馬不入廟門
云以其主于生人小爾雅廣名饋死者謂之賁皆與此傳同
而荀子大略篇賻賁所以佐生也贈襚所以送死也說苑修
文篇云知生者賻賁知死者贈襚贈襚所以送死也賻賁所

以佐生也又似賄非歸死者之名

白虎通引弔辭曰知生則賄其文本既夕記抱經堂

本于賄字下增賄字竊未敢從故不錄

攷既夕禮兄弟賄奠可也注賄奠于死

生兩施公羊隱元年注知生者賄賄知死者贈祔據徐彥疏

及穀梁隱元年疏所引則贈祔本作賄祔

賄訛爲贈正如襄二十九年左傳釋

文賄一作贈

是何亦以賄兼生死與鄭義合荀子說苑專屬之佐

生穀梁專屬之歸死各明一義實非有違但以訓詁求之春

秋說題辭廣雅服子慎何邵公皆訓賄爲覆當是覆被亡人

之意

本左傳疏

屬之死者僞名尤當矣

傳春秋之義諸侯與正而不與賢也注雍曰正謂嫡長也

證曰此與公羊立適以長不以賢同義何氏膏肓云不以賢

者人狀難別嫌有所私故絕其怨望防其覬覦白虎通云曾

子問立適以長不以賢何言爲賢不肖不可知也尙書曰惟

帝其難之此二傳之義可相通者至公羊謂立子以貴不以

長非穀梁義穀梁于庶子不分貴賤則立子亦以長此注嫡

長二字當對文長謂庶長嫡子固是正無嫡而庶長當立亦

是正此卽左氏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之

說年鈞以德似與此傳不與賢相反然唯無適可立又無長

可立而後出此則有嫡長者與正不與賢明矣何氏膏肓云

君之所賢人必從之焉能使王不立愛也鄭君箴之曰立適

固以長矣無適而立子固以貴矣若長鈞貴鈞何以別之年

鈞則會羣臣羣吏萬民而詢之有司以序進而問大眾之口

非君所能掩是王不得立愛之法也按此說足申左氏而仍

參用公羊立子以貴之說則義終窒礙蓋擇賢之法必施于

長鈞貴鈞兼者也

左傳第云年鈞以德而文承王后無適之下則皆是庶子其貴鈞矣

而長鈞

貴鈞兼者必庶子不分貴賤者也今立子以貴則是不同母者長鈞而貴必不鈞同母者貴鈞而長必不鈞立子以貴不
以長爲異母
者言若同母自仍以長何注于
雙生子亦分先後其意可知斷無擇賢一法此公羊之義有不可強合于左氏者鄭君欲會通爲一誠不必也就二義相衡公羊較密但穀梁似同左氏不同公羊

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

證曰公羊傳注不就惠公廟者妾母卑故雖爲夫人猶特廟而祭之禮妾廟子死則廢矣按何休謂妾母得爲夫人此公羊義非穀梁義也其謂特廟而祭則與穀梁同宋書禮志四載虞龢議孝武昭太后祔廟之禮云春秋之義庶母雖名同崇號而實異正嫡是以猶考別宮而公子主其祀晉書簡文宣鄭太后傳宋書臧燾傳載徐邈臧燾議宣太后不宜配食

元帝亦引考仲子之宮爲證乃宋儒陳氏傳良謂古者妾祔于妾祖姑無妾祖姑則易牲而祔于女君仲子之宮別廟非禮按陳氏所引喪服小記文泛指妾母非指庶子爲君者之母不得相難且即使指庶子爲君者之母而子在則立廟以祭至孫則毀其廟而祔于妾祖姑本凌曙公
羊禮說于義自可兼通妾祖姑無廟而得祔之者雜記上疏引庾蔚之謂爲壇祭之是也

於子祭於孫止

證曰公羊傳注亦有妾廟子死則廢之文是二傳義同也喪服小記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注以其非正春秋傳曰于子祭于孫止漢書韋玄成傳玄成言古者制禮別尊卑貴賤國君之母非適不得配食則薦于寢身沒而已又匡衡告謝毀

廟曰父之所尊子不敢不承父之所異子不敢同禮公子不得爲母信爲後則於子祭於孫止尊祖嚴父之義也公子爲後卽此傳之庶子爲君儀禮喪服傳所謂庶子爲父後者是也李奇解作去其所生而爲大宗之後非是皆用穀梁說

穀梁子曰舞夏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

證曰公羊傳與此同注法八風六律四時白虎通天子八佾諸侯四佾所以別尊卑樂者陽也故以陰數法八風六律四時也春秋公羊傳曰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詩傳曰大夫士琴瑟御八佾者何謂也佾者列也以八人爲行列八八六十四人也諸公六六爲行諸侯四四爲行大夫士北面之臣非專事子民者也故但琴瑟而已獨斷天子八佾八八六十四人八者象八風所以風化天下也公之樂六佾象六

律也侯之樂四佾象四時也皆同公穀義蓋今文家言左傳及馬融論語注蔡邕月令章句俱謂天子八佾諸侯六大夫四士二則古文家言御覽卷五百七十四引禮記云天子宮懸四面舞行八佾諸侯軒懸三面舞行六佾大夫判懸二面舞行四佾士特懸一面舞行二佾今記無其文未知出何書獨斷月令章句同出中郎而博采古今文蓋義可兼通無容專執也據白虎通文則大夫以下無舞佾

注八人爲列又有八列八八六十四人

證曰白虎通公羊左傳二注皆以每佾人數如佾數穀梁傳未有明文注但舉八佾之數不舉六佾四佾而首以八人爲列一語統之則似謂凡佾皆八人馬融注論語亦如是皇邢二疏仍用何杜之說似非馬義宋書樂志一載太常傅隆說曰杜預注左傳佾舞云諸侯六六三十六常以爲非夫舞者所以節八音也八

音克諧然後成樂故必以八八爲例自天子至士降殺以兩
兩者減其二列耳預以爲一列又減二人至士止餘四人豈
復成樂服虔注傳云天子八八諸侯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
其義甚允又春秋鄭伯納晉悼公女樂二八晉以一八賜魏
絳此樂以八人爲列之證也若如議者唯天子八則鄭應納
晉二六晉應賜絳一六也自天子至士其文物典章尊卑差
級莫不以兩未有諸侯旣降二列又列輒減二人近降大半
非唯八音不具于兩義亦乖杜氏之謬可見矣按傅氏此辯
極詳明且可知范注上本服虔不可易也孔穎達申杜義謂
女樂二八非二佾鄭人豈以二佾之樂賂晉侯晉侯豈以一
佾之樂賜魏絳按王逸楚辭章句云二八二列也大夫有二
列之樂故晉悼公賜魏絳女樂二八也韋昭晉語注云八人

爲列備八音也則舊解皆以二八爲二佾王逸引事微誤若
謂二佾非諸侯禮不宜賂晉者則歌鐘二肆亦是卿大夫之
判縣也

注不言六佾者言佾則干在其中明婦人無外事獨奏文樂
證曰此全用何氏公羊注文凡舞執干戚者武舞也小則執干戈
執羽籥者文舞也佾則文武之舞皆有之故言佾則干舞亦
在內無以見其獨爲文舞此釋經不言六佾而言六羽之義
也若然祭統言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大武者
武舞大夏者文舞似八佾專用之文舞者彼注云文武之舞
皆八佾互言之耳

唐會要卷三十二載韋萬石奏曰古六代舞有雲門大咸大
夏大韶等是古之文舞殷之大濩周之大武是古之武舞儒

先相傳國家以揖讓得天下則先奏文舞若以征誅得天下則先奏武舞據此是大濩者武舞也而周禮舞大濩以享先妣與此注不合竊疑此注固未當也韋萬石所引儒先之說出五經通義見藝文類聚又白虎通亦有此說而文殘闕不完抱經堂本補足之其論最精周家以武得天下故舞樂重武而輕文明堂位祭統皆先言舞大武後言舞大夏且舞大武用冕服舞大夏用皮弁尤重武輕文之明徵周先妣姜嫄感神靈而生后稷爲王業所由基自宜用其所重若仲子妾母耳禮可從殺故獨用其所輕非以婦人無外事也如注言則姜嫄與仲子同是婦人不應文武異制矣

經叔姬歸于紀注叔姬伯姬之娣至此歸者待年于父母之國六年乃歸媵之爲言送也從也不與嫡俱行非禮也

證曰左氏公羊注皆同以爲待年而不言非禮白虎通姪娣年雖少猶從適人者明人君無再娶之義也還待年于父母之國未任答君子也公羊傳曰叔姬歸于紀明待年也是公羊家說媵得待年故何注無貶辭此注譏其非禮于穀梁無文恐是范氏禮例耳非必穀梁義待年之說當從白虎通若然江有汜箋云江水大汜水小然而並流似嫡媵宜俱行又云江水流而渚留是嫡與己異心使己獨留不行彼以不俱行爲嫡罪者彼媵年已及期而嫡妒忌不與偕故其後也悔若年幼而待年固無嫌也

邠者鄭伯所受命于天子而祭泰山之邑也注諸侯有大功盛德於王室者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所以供祭祀也魯周公之後鄭宣王母弟若此有賜邑其餘則否許慎曰若

令諸侯京師之地皆有朝宿之邑周有千八百國諸侯盡京師之地不足以容不合事理

證曰此五經異義所引左氏說而許君從之者也異義別引公羊說諸侯朝天子天子之郊皆有朝宿之邑從泰山之下皆有湯沐之邑此許所不從鄭君無駁意亦同許孔氏廣森曰王制云方伯爲朝天子皆有湯沐于天子之縣內視元士特云方伯知羣侯不得有矣覲禮云天子賜舍若皆有朝宿邑何必每朝更致按此論足申許說而公羊注云禮四井爲邑邑方二里東方二州四百二十國凡爲邑廣四十里袤四十二里取足舍止共稟穀而已蓋陰破許君之疑何據泰山下湯沐之邑故祇云東方二州若朝宿之邑共千八百國亦不過方八十四里有奇然王制言視元士而元士受地又視附庸則非方二里之邑明甚據王制朝宿之邑

亦名湯沐者左傳疏云向京師主爲朝王從王巡狩主爲助祭祭必沐浴隨事立名朝宿湯沐亦互言之耳疏又云定四年祝佗言康叔之受分物云取于有閭之士以共王職取于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有閭之士猶魯之許田也相土之東都猶鄭之祊邑也鄭近京師無假朝宿魯近泰山不須湯沐各受其一衛以道路並遠故兩皆有之按此論受邑之制尤詳因備錄焉衛康叔以懿親而兼懿德故亦受賜如魯鄭矣

詰誓不及五帝

證曰僞古文大禹謨有禹誓師事彼疏云穀梁傳詰誓不及五帝不及者言于時未有也據此文五帝之世有誓穀梁傳漢初始作不見經文妄言之耳楊士勛此疏亦引大禹謨文

而釋之曰舜是五帝之末命禹徂征是禹之事故云不及五
帝按此二疏皆不知大禹謨之僞從而爲之辭者也孔氏并
詆穀梁妄言尤謬司馬瀛天子之義篇有虞氏戒于國中欲
民體其命也夏后氏誓于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殷誓于軍
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周將交刃而誓之以致民志也
于夏商周皆言誓于虞獨言戒是卽詰誓不及五帝之明證
或據墨子兼愛下篇云不惟秦誓爲然雖禹誓卽亦猶是也
禹曰濟濟有眾咸聽朕言非惟小子敢行僭亂蠢茲有苗用
天之罰若予旣率爾羣對諸羣以征有苗是僞古文實本墨
子然墨子非紀事之書容可以後世名僞加之前代若史宜
紀實不得漫云誓也

班固典引洋洋乎若德帝者之上
儀詰誓所不及已正用穀梁文

盟詛不及三王

證曰釋此傳者皆以周禮司盟覲禮祀方明爲疑楊疏云周
公制盟載之法者謂方岳及有疑會同始爲之耳不如春秋
之世屢盟故云不及三王也秦氏蕙田云古者諸侯盟禮皆
因朝覲天子而後修之以獎王室睦鄰好春秋之世諸侯不
尊天子而假此禮以行之故荀卿穀梁子有盟詛不及三王
之論非古無是禮也其說皆極有義

惠氏禮說謂秋官之盟
五帝用之虞禋六宗周
祀方明一也以六宗爲
方明恐非定論不敢從

然竊謂二書與穀梁本未嘗相違也

周禮儀禮皆周公所定二書雖爲太平制作而周公已逆知
人心不古必漸有疑貳因制爲盟詛以示要約其時已在文
武後此正不及三王之明徵何反以爲難乎檀弓周人作會

而民始疑注會謂盟也

淮南子記論訓殷人誓
周人盟鄭注似本此

疏穀梁傳云

詰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者五帝三王身行德義不專

用誥誓盟詛故云不及與此不同蓋亦以周人作盟則不得云不及三王因謂其不專用盟詛以釋不及之義可謂曲費調停不知此亦據周公制禮後言之與文武無涉也至水經河水注云周武王與八百諸侯咸同此盟尙書所謂不謀同辭也故曰孟津亦曰盟津按此說殊附會孟盟古多通用孟豬亦作盟豬豈又因同盟得名耶公羊古者不盟結言而退蓋亦指三王時交質子不及二伯

證曰尙書大禹謨疏云穀梁傳交質不及二伯左傳平王與鄭交質二伯之前有質也按五帝三王皆天子則誥誓盟詛不及當統天下言二伯僅諸侯則交質不及宜獨据其身不得以周鄭相難也荀子大略篇亦有穀梁此三語二伯作五伯當謂夏昆吾商家彭大韋周齊桓晉文若據春秋時五伯

則楚莊王伐鄭潘尅入盟子良出質不得云不及矣

傳南氏姓也季字也注南季天子之上大夫氏以爲姓也

證曰氏以爲姓三代以下盡然春秋時似未聞也南季當是以姓爲氏非以氏爲姓通志氏族略有以姓爲氏一條所引證諸人在春秋時者有姚句耳子鉏商雖無以必其出自虞舜殷湯然要爲持之有故又漢藝文志儒家類有芊子十八篇七十子以後人此以芊姓爲氏也潛夫論志氏姓篇謂晉祁奚爲黃帝子十二姓祁姓之後此以祁姓爲氏也鄭君駁異義云世本之篇言姓則在上言氏則在下司馬貞釋之謂五帝本紀云禹姓姁氏契姓子氏棄姓姬氏夫舉姓而下配以氏字可知古人姓氏容有合而爲一者然則南氏姓猶云姓南氏耳古人名字上皆繫氏不繫姓南雖本是姓而其後

既爲氏則下可繫字曰南季矣或曰古人氏族謂之庶姓禮記大傳其庶姓別于上注云始祖爲正姓高祖爲庶姓疏云庶姓眾姓也則氏族之謂也據此是氏亦可僂姓氏猶氏族二字祇同一義似亦可備一說也

大傳疏又云姓與氏散然則姓可僂氏氏亦可僂姓

傳聘問也聘諸侯非正也注周禮天子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類以除邦國之慝閒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賑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禴以補諸侯之災許慎曰禮臣病君親問之天子有下聘之義傳曰聘諸侯非正蓋所未詳

證曰此范據五經異義文也異義公羊說天子無下聘義周禮說閒問以諭諸侯之志許慎從周禮說鄭君無駁意亦同許然據此知公羊與穀梁合而何邵公注天王使凡伯來聘

云古者諸侯有較德殊風異行天子聘問之當北面僂臣受之于太廟則亦不從公羊說

何注與周禮又微異蓋周禮以下聘爲異數

蓋義有未安雖專家不能墨守也秦氏蕙田云穀梁說于禮無據范氏證其非可謂不易之論矣特以時聘殷類爲天子下聘于諸侯則非蓋周官之閒問卽天子下聘之事對文則大曰聘小曰問散文言之則問卽聘也時聘殷類自是諸侯聘于天子不容混而一也按此條疏剔尤細第范意當亦以閒問爲下聘非以時聘殷類爲下聘連引禮文語偶未晰耳

後人主穀梁之說者若胡氏安國云隱公卽位九年于此而史策不書遣使如周則是未嘗聘也亦不書公如京師則是未嘗朝也如隱公者貶爵削地可也刑則不舉遣使聘焉其

斯以爲不正乎按傳泛言聘諸侯非正不專斥聘隱則胡說非也又萬氏斯大云穀梁傳曰聘諸侯非正其言良是大行人間問以諭諸侯之志不曰聘而曰問尊卑之別也東遷王室既卑害禮傷尊聘問下同列國春秋因事書之以著其衰按傳先釋聘爲問而後言其非正則非無聘有問可知萬說亦非也

天子無事諸侯相朝正也

證曰諸侯相朝之期周禮大行人以爲世相朝襄二年左傳亦云凡諸侯卽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與周禮合然周禮第舉其大者言之此外仍有五年一朝之法昭三年左傳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王制注謂此晉文霸時所制然魯語曹劌曰先王制諸侯使五年

四王一相朝也曹劌在晉文前且僭爲先王制則非始自晉文又文十五年曹伯來朝左傳云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鄭君疑是夏殷禮意春秋之初大國有援此禮以徵朝于小國者及晉文勦霸以往來太數因復周禮五年之舊而子太叔遂專屬之文襄耳曹伯朝魯在晉文後而猶五年再朝者彼疏謂或從時令或率舊章是也至成十二年老左傳世之治也諸侯間於天子之事

則相朝也不言朝期而第云間于天子之事蓋周公制禮雖定爲世朝及五年一朝而或王事靡盬則可俟他年具見古人懷柔至意此傳云天子無事諸侯相朝卽成十二年左傳之說其實朝期仍當有定也但穀梁朝期于傳無徵故祇據他經傳釋之當亦不相遠耳

傳桓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注諸侯無專立之道必受國於

王

證曰禮記王制諸侯世子世國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詩無衣傳諸侯不命于天子則不成爲君白虎通爵號篇韓詩內傳曰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于天子所以名之爲世子何言欲其世世不絕也上受爵命于天子何明爵者天子之所有臣無自爵之義是皆謂諸侯襲位當受國于王也

子既死父不忍稱其名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

證曰五經異義引公羊說臣子先死君父猶名之孔子云鯉也死是已死而稱名左氏穀梁說既沒稱字而不言桓二年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先君死故稱其字許同左氏穀梁說以爲論語稱鯉也死時實未死假言死耳鄭康成

亦同左氏穀梁之義以論語云鯉也死是實死未葬以前也按玉藻士於君所言大夫沒矣則稱諡若字此蓋因人君不忍稱名故士亦以諡若字爲稱是亦穀梁說之一證也

傳孔氏父字諡也注孔父有死難之勲故其君以字爲諡

證曰隱八年左傳諸侯以字爲諡因以爲族杜注從字字句絕哀十六年左傳疏引鄭康成讀則從諡字句絕儀禮少牢饋食禮注云大夫或因字爲諡春秋傳曰魯無駭卒請諡與族公命之以字爲展氏是也細審傳文及禮注似展卽無駭字杜預謂無駭公子展孫未知所本如其說則展是名非字且是王父之名傳當顯言之今但云公命以字爲展氏則是無駭字可知無駭字展卽諡展因以爲族不然羽父請諡與族曷爲但賜族乎此字諡之一證也禮記檀弓上魯哀公誄

孔某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注尼父因其字以爲之諡哀十六年左傳疏駁鄭注謂禮記惟說誄辭不言作諡然誄之訓諡見于說文曾子問注引春秋公羊說讀誄制諡于南郊論衡道虛篇誄生時所行爲之諡是誄必有諡甚明孔子固以字爲諡者也唯以字爲諡故漢平帝元始元年追諡孔子曰褒成宣尼公後魏孝文太和十六年改諡宣尼曰文聖尼父皆不敢舍尼爲諡此字諡之又一證也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古人訓諡字與號同義殷制生有名死則以其字爲號若湯名履沒號帝乙文王之父名歷沒號公季凡商之諸王以甲乙丙丁稱者皆其字也措之廟立之主而配帝言之卽其諡周人始有大名細名之禮然亦唯天子得司之若侯國卿大夫旣卑不得請諡于王其君又未敢

自爲論定則仍殷之舊以字易名而已故眾仲曰諸侯以字爲諡謂諸侯賜其臣諡之禮也春秋以來列國踰制卿大夫亦以行制諡唯宋大夫孔父字諡哀公誄先聖以先聖每自稱殷人故仍以宋諡孔父之法諡之嘗攷列國之臣見于左傳者唯宋卿無諡世本敘大夫世系皆云某子某生某子某獨宋則言某父悉以字諡者也足徵宋君雖請諡于周而于其國中自秉殷禮按此說甚剗而確蓋此正是殷尙質處然則孔父字諡亦沿宋國舊章范氏謂因有死難之勲恐未必然傳文氏字當依段氏玉裁說以爲衍文

冕而親迎

證曰儀禮士昏禮主人爵弁纁裳注主人壻也壻爲婦主爵弁而纁裳玄冕之次大夫以上親迎冕服冕服迎者鬼神之

鬼神之者所以重之親之然則冕而親迎天子諸侯大夫統此矣但冕服之差等賈孔二疏不同郊特牲玄冕齋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爲社稷主爲先祖後而可以不致敬乎疏云士昏以爵弁是士服之上者則天子以下皆用上服以五冕色俱立故總稱玄冕也哀公問疏亦云冕而親迎天子則衮冕諸侯以下各用助祭之服故士昏禮主人爵弁服是也以此二疏言之則上公親迎用衮冕侯伯鷩冕子男毳冕孤希冕卿大夫玄冕此一說也賈氏士昏禮疏則謂孤卿大夫士爲臣卑故攝盛服助祭之服天子諸侯不須攝盛宜用家祭之服五等諸侯玄冕家祭則親迎不過玄冕惟天子服衮冕卽引郊特牲玄冕齋戒句爲證此又一說也然如賈說則自五等諸侯與卿大夫皆無別且賈先言有孤之國孤絺冕無孤

之國卿絺冕後又云孤卿雖絺冕助祭親迎亦用玄冕臣不得過君故也是自相違背如由前之說諸侯玄冕親迎而臣反絺冕必無其理由後之說孤卿旣不用助祭之絺冕又不居家祭之爵弁元端而用玄冕亦殊進退無據賈徒泥玄冕齋戒一語致此轆轤而孔氏已早爲釋之則謂諸侯以下皆用助祭服無可疑矣若然天子與上公同衮冕仍復無別者此亦窮于禮之不得不然固勝于公侯卿大夫全然無別者也下文八年楊疏亦同孔義而未取賈孔二疏詳辨是非故今具釋于此

經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注春而言狩蓋用冬狩之禮

證曰左傳云書時禮也杜注周之春夏之冬也田狩從夏時孔氏廣森云夏小正十有一月王狩周禮仲冬以狩田經書

春正月公狩其實一耳逸周書曰亦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正異械以垂三統至于敬授民時巡狩祭享猶自夏焉據此諸說是正月本當言狩而云用冬狩之禮者蓋范意以穀梁時田皆用周正不用夏正時田之例傳無明文而略見之于時祭說詳下八年此穀梁之不同左氏者雖其義視左氏爲短而家法實如是不可強合也若公羊注亦譏此狩不時而謂當用夏之孟冬又別一義

四時之田皆爲宗廟之事也

證曰尙書大傳云已有三牲必田狩者孝子之意以爲己之所養不如天地自然之性逸豫肥美白虎通云王者祭宗廟親自取禽者何尊重先祖必欲自射加功力也若然周禮獨于夏苗冬狩言享酌享烝者彼是因田而薦非宗廟正祭特

以時當夏冬仍蒙酌烝之名耳若宗廟正祭則四時皆取之于田不獨冬夏卽下文一爲乾豆是也

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注田取獸於田因爲苗除害故曰苗蒐擇之舍小取大狩圍狩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證曰公羊無夏田王制云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注三田者夏不田蓋夏時也周禮春曰蒐夏曰苗秋曰獮冬曰狩何氏穀梁廢疾云運斗樞曰夏不田穀梁有夏田於義爲短鄭君釋之曰四時皆田夏殷之禮按當作殷周之禮詩云之子于苗選

徒囂囂夏田明矣孔子雖有聖德不敢顯然改先王之法以教授于世若其所欲改陰書于緯藏之以傳後王穀梁四時田者近孔子故也公羊正當六國之亡讖緯見讀而傳爲三時田作傳有先後雖異不足以斷穀梁也按公羊善于緯故

中多緯書說不如穀梁爲時王正禮左傳爾雅太平御覽引韓詩內傳皆四時田但傳名與穀梁異耳隱五年左傳疏云白虎通義因穀梁之文爲之生說曰王者諸侯所以田獵何爲苗除害上以共宗廟下以簡集士眾也春謂之田何春歲之本舉本名而言之也夏謂之苗何擇其懷任者也

盧氏文昭校本

擇下有去字以本疏下文觀之作擇去者是

秋謂之蒐何蒐索肥者也冬謂之狩

何守地而取之也四時之田總名爲田何爲田除害也攷白虎通多公羊家言而此獨從穀梁以其義本勝耳周易解二月卦曰田獲三狐巽七月八月卦曰田獲三品屯十一月十月卦曰田獵无虞此著三時田也師比皆四月卦曰田有禽曰王用三畋此著苗田也文王作爻辭當用殷禮而夏亦有田知此制殷周同矣田苗蒐狩之名義宜從白虎通蓋彼

既述穀梁則所傳者或穀梁師說而隱五年左傳疏譏之謂苗非懷任之名何云擇去懷任秋獸盡皆不瘦何云蒐索取肥不知班固以擇訓苗非以懷任訓苗苗之爲擇猶關雎傳訓芼爲擇說苑修文篇苗者毛取之何氏公羊注苗毛也明當毛物取未懷妊者彼雖以苗屬春與穀梁不同而解苗字義則同至蒐之爲索亦是常訓杜預注左郭璞注雅因傳文言春蒐故謂索取不任此傳言秋蒐故謂蒐索取肥皆因時立義又安見秋獸之必盡肥乎范注舍小取大與班固略同惟以苗爲爲苗除害則本杜預郭璞若鄭康成孫炎解苗謂擇取不孕任者若治苗去不秀實此又別一義

文鈔

見學海堂文集

雅詩多言文王少言武王解

漢儒多言文王受命偁王應劭風俗通始有異議至宋儒而力闢其非今以詩大小雅攷之知受命偁王之說不誣也二雅敷陳王業論時代則武王較近論功烈則武王尤隆宜多言武王少言文王乃今小雅文王詩九鹿鳴至武王詩僅四魚麗南陔大雅文王詩八文王至武王詩僅二下武文則曷以故蓋周不以武王爲開創之主而以文王爲開創之主者也文王實有創制顯庸之事非武王善則偁親姑奉以美名者也文王受命詩與序皆有明文然或謂受命爲西伯或又謂積德累仁海內歸往是爲受命作周則固無以斷其改元偁王也見于諸緯書者改元偁王歷歷可徵矣詳大雅疏然猶以爲讖緯不足據也見于史記三統厯者在讖緯未興與未盛之前宜可據矣然猶恐駁而不純也見于逸周書尙書大傳者幾于純矣然猶曰非正經也

則請仍以大小雅證之使受命偁王之說明則多言文王少言武王之故亦明伐木詩陳饋八簋傳天子八簋按天子族食之禮無文可攷據公食大夫禮上大夫八簋此天子亦八簋者彼食聘賓用太牢禮隆此食族人用肥牡禮殺又以秦風權輿詩參之諸侯食其大夫四簋彼是常食若禮食當有六簋則天子禮食當八簋今文王已用王制證一也天保詩禴祠烝嘗按夏殷時祭之名春祠夏禘周始改爲春祠夏禘今既易其名則在改制之後證二也天保詩又云于公先王與史記言文王追尊古公爲太王公季爲王季合中庸所言周公追王大王王季者謂改葬耳二代追王旣在文王時豈有文王不自王而王其祖父者乎證三也文王詩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傳裸灌鬯也周人尙臭則是時已改殷人尙聲之制苟未偁王安得議禮證四也

文王詩又云常服黼冔傳冔殷冠也夏后氏曰收周曰冕箋云助祭自服殷之服明文王以德不以彊蓋是時周已改冔爲冕而仍聽殷士服冔故詩特咏之猶有客詩云亦白其馬苟未冔王安得易服證五也棫樸詩薪之槲之箋以爲祭天或疑箋與傳異不可從然春秋繁露郊祭篇云文王受天命而王天下先郊乃敢行事而興師伐崇其詩曰芄芃棫樸薪之槲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我我髦士攸宜此郊辭也其下曰淠彼淠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伐辭也其下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以此辭者見文王受命則郊郊乃伐崇是鄭義本董江都漢書郊祀志載匡衡奏周文武郊于豐鄒吳大帝譏爲俗儒虞喜申匡衡義卽以棫樸詩證之苟未冔王安得行槲燎之祭證六也棫樸詩又云

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傳天子六軍箋云二千五百人爲師今王興師行者殷末之制攷白虎通亦以六師爲一萬五千人鄭蓋祖其說然據鄭志則仍以六師爲六軍與傳同苟未冔王安得備軍旅之盛證七也皇矣詩是類是禡禮王制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若諸侯則但宜社造禡不得行類祭而文王行之非冔王而何證八也旱麓詩清酒既載騂牡既備白虎通曰言文王之牲用騂周尙赤也按湯伐桀告天猶用玄牡仍是夏家之牲以時未冔王故也今文王不用殷牲易白爲赤非冔王而何證九也靈臺詩經始靈臺白虎通云天子所以有靈臺者何所以攷天人心察陰陽之會揆星辰之證驗爲萬物獲福無方之元詩曰經始靈臺五經異義公羊說天子有靈臺以觀天文有時臺以觀四時施化有囿臺觀鳥獸魚鼈諸侯當有時臺囿臺

不得觀天文無靈臺而今文王有之豈復侯制乎證十也靈臺詩又云於樂辟靡禮王制天子曰辟靡諸侯曰領宮注于上文小學大學言殷制則此亦殷制可知正文正爲殷諸侯若遵侯制豈得名辟靡乎證十一也文王有聲詩築城伊滅作豐伊匹傳滅成溝也匹配也箋云方十里曰成滅其溝也廣深各八尺文王受命而猶不自足築豐邑之城大小適與成偶大于諸侯小于天子之制按都城之廣狹周禮典命與匠人殊鄭注書大傳兩解之此注則從典命以命數爲節上公九里天子則當十二里今祇十里故云大于諸侯小于天子以文王之囿參觀規制正同毛傳囿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穀梁注引魯詩傳天子囿百里諸侯三十里今文囿方七十里亦是大于諸侯小于天子此文王以紂尙存之故稍自引避使非受命僭王則自有侯

國常度何必損益于二者之間證十二也他如武王夢齡之對僭文王爲君王公羊釋春秋王正月爲文王正月散見諸經傳者尙多或曰紂未滅而周僭王不幾僭乎曰封建之天下與郡縣之天下異也古者王畿千里爲天子國畿外分封諸侯爲侯國天子不得治之惟天子有道諸侯咸朝是謂有天下若號令不行于天下則祇可謂之有國勢與諸侯等故黍離降爲國風而周鄭交質左傳亦僭爲二國也王政不綱生民塗炭有能行仁政而王者天下歸之不以受命爲嫌非如郡縣之世天下奉一共主朝政雖紊而草澤崛起者皆難免逆叛之名也故孟子與齊宣梁惠言治皆力勸之行仁政王天下若不復知有周天子者然卽文王僭王之說也且唯文王僭王武王繼之復受天命故可奉辭伐罪孔檢討廣森曰以周王伐殷王則可以西伯

通鑑纂要卷一百三十三
伐天子則不可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也是故未克殷先脩王
似逆而實順也謂不克殷不敢王者似恭而實僞矣然則子何
以脩其事殷曰事殷者不滅殷也既不滅殷則貢獻之節亦或
時至且制度亦每降天子一等如築城伊瀋之類是卽服事殷
也蓋嘗論之王道莫大于改正朔易服色城郭都邑之制祭祀
燕饗之隆盛三雍之上儀行六軍之天討而其事皆起于文不
起于武故曰周以文王爲開創之主皆實有勑制顯庸之事者
也如此則大小雅多言文王少言武王也固宜

鄉飲酒賓主坐位解

鄉飲酒賓主坐位皆正席無可疑者故禮記鄉飲酒義云賓必
南鄉介必東鄉主人必居東方儀禮鄉飲酒註云賓席牖前南
面主人席阼階上西面介席西階上東面席眾賓於賓席之西

此正席之明文也然禮記鄉飲酒義又云坐賓於西北而坐介
於西南主人坐於東南而坐僎於東北儀禮鄉飲酒云主人坐
取爵實之賓之席前西北面獻賓賓實爵主人之席前東南面
酢主人主人實爵介之席前西南面獻介則又似乎側席方氏
慤陸氏佃主之後世遂沿爲側坐相向而不知二者未始相違
也萬氏學禮質疑云前章言其方後章言其鄉蓋賓南鄉則是
坐北也而東北西北皆南鄉其文不明言西北則其方定矣介
東鄉則是坐西也而西南西北皆東鄉其文不明言西南則其
方定矣推之主人之東南僎之東北皆然記文並非以爲側坐
古人坐席未有不正者試以他禮證之鄉射之賓主猶鄉飲之
賓主也鄉射禮乃席賓南面東上眾賓之席繼而西席主人於
阼階上西面大夫若有尊者席於尊東則皆正席也大射之賓

主猶鄉飲之賓主也大射儀小臣設公席於阼階上西鄉司宮設賓席於戶西南面卿席賓東東上小卿賓西東上大夫繼而東上皆正席也燕禮之賓主猶鄉飲之賓主也燕禮司宮筵賓於戶西東上小臣設公席於阼階上西鄉卿席設於賓左東上大夫繼賓以西東上皆正席也又嘗就升席降席之儀旁證之凡升降席必有其方席正鄉則升降之方亦正席側鄉則升降之方亦側今攷鄉飲酒賓升席自西方主人獻賓賓降席注云降席席西也則賓升席降席皆正西方其席之正南鄉可知也主人介凡升席自北方降自南方其席之正東鄉西鄉可知也鄉飲禮不言僎升席降席以鄉射禮參之鄉射禮注大夫升席由東方其席亦正南鄉可知也若然主西面介東面賓僎皆南面惟東北西北爲異則是三面耳而云四面之坐者賓僎旣分

東北西北卽可云四面不必泥於一南鄉一北鄉也孔疏云主人東南象夏始賓西北象冬始僎東北象春始介西南象秋始其說得之江氏慎修羣經補義及鄉黨圖考謂本無四面象四時之說作義者以臆說禮云云亦似過拘江氏又謂鄉飲酒之席賓居戶牖間爲室之正中眾賓席不相連而在西介次賓在西階上主人在阼階上與介相對若所謂僎者或有或無或來或否不定如來觀禮則俟賓介正禮畢而後入座於尊東南鄉與賓夾尊旣不僎正賓之位亦所以示特而優僎皆坐位當如此作鄉飲酒義者不得其說乃云坐賓於西北夫賓位在正中自阼階上望之若在西北耳通一堂言之賓何嘗在西北云云其言主人介僎坐席皆是惟言賓位在正中顯與記文背夫江氏不信記義而經又無明文則請仍以大射燕禮例之大射與

燕賓席皆在戶西戶者室戶也三分其堂室之戶牖在堂中而戶又少東牖又少西故戶牖之間爲正中今不言戶牖之間而言戶西則偏於西矣或疑偏於西當言牖西今祇云戶西戶西卽牖東當仍是正中耳不知古人敘宮室之制多言戶少言牖言戶西可知亦在牖西不然大射與燕之賓皆人臣也君席阼階上西鄉而臣儼然南面居中於禮安乎惟在西北則不失其尊而無干位之嫌以大射燕禮例鄉飲知賓亦非居中也或又曰鄉射禮乃席賓南面東上注不言戶牖之間者此射於序則注以鄉飲爲位戶牖閒矣鄉飲酒注言牖前當亦謂正中然鄭氏以大夫士無左右房東房西室則房戶之間爲中戶牖之間正是西北今從萬氏斯同江氏慎修之義大夫士亦有東西房則不得云戶牖閒矣或又曰賓席已在西眾賓之席又相繼而

西皆不屬焉若眾賓多則西北一隅迫狹恐不能容曰大射儀云小卿賓西東上大夫繼而東上若有東面者則北上謂小卿大夫多南面不能容則轉而東面北上大射之小卿大夫如是卽鄉飲之眾賓亦必如是也或又疑賓席東上是以東爲貴也今不坐賓於東北而反以坐僎恐失尊賓之意惟賓位居中爲最尊而僎與眾賓居左右位置適宜矣然周禮黨正飲酒於序壹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三命而不齒注不齒者席於尊東所謂遵祭義壹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三命不齒注此謂鄉射飲酒時也三命列國之卿也不復齒席之於賓東鄉飲酒禮遵席於賓東注尊之不與鄉人齒也天子之國三命者不齒於諸侯之國爵爲大夫則不齒矣是僎有不齒之敬故特優之且來否未可知故虛左以待卽來亦俟賓主正禮畢未來以

前仍無碍賓之尊如江氏說僎與眾賓夾賓左右則是與眾賓齒矣據此諸義賓坐西北記文不誤僎雖有無來否不定然禮必當兼數之卽以爲象四時亦復奚嫌此江氏駁記文之說而反誤者也其不以爲側席則定論此在唐宋諸儒皆如是解惟方氏陸氏始爲異說學禮質疑謂明會典洪武十六年頒行圖式與經注同二十二年更定則如方氏說其亦當時議禮諸臣不學之咎也夫

爾雅足以辨言說

孔子教魯哀公曰學不可以小辨曰小辨破言又曰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辨言蓋雅者正也卽子所雅言之雅夫子設科教亦多術而必要於詩書執禮之正言故曰雅言邪說淫辭何代蔑有而是書綜絕代之離辭合殊方之異語一歸於正故曰爾雅

雅訓卽古訓字義以最古者爲最正若釋名廣雅所載有不盡根據古義者況其他乎夫子與子路論爲政之要亦曰必也正名鄭康成論語註名謂書字古者曰名今世曰字按後魏書世祖始光二年初造新字詔書引名不正則事不成之語江式論書表隋經籍志小學類俱引必也正名之語又六書創自黃帝故禮言黃帝正名百物隋書文學傳載潘徽作韻纂序亦云正名百物則正名二字決當依鄭註名正則言順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此足以辨言之說也夫子之對哀公與誨子路無異道也尹吉甫美仲山甫曰古訓是式出納王命其最著者也然卽士言之則學順辨言以遂志長民者必以此通於政事也

附錄

先生尤好左氏傳謂近儒多尊賈服而排杜氏集解然杜固有勝賈服者儒者說經當求心之所安毋徒博好古之名欲著書持其平而未就於穀梁禮證外又考漢魏六朝禮儀貫串三禮著書數十篇

陳澧撰二侯傳

先生為人孝友惇篤性兼狂狷不治家人生產至不識算子惟以授徒自給體羸弱不離藥物讀書恆至深夜頗以此致疾由優貢登鄉舉會試歸即發病逾年遂卒

同上

陳蘭甫曰余與二侯君情好最密計自弱冠得交君模始知治經是吾師也子琴則同志曰友者也君模死余為傳哭其殯而焚之子琴死乃為合傳

同上

侯先生度

侯度原名廷椿字子琴康弟道光乙未與兄同榜舉人以大挑

知縣分發廣西署河池州知州詰姦除暴有政聲咸豐初助守桂林禦賊頗著勞勩五年以病乞歸甫抵家遽卒年五十有七為人靜樸和厚經傳洽熟與兄齊名時稱為兩經師尤長於禮學嘉興錢給諫儀吉稱其墨守高密熟讀深思實有心得兼通算學所著書遭亂散失惟說經數篇刻入學海堂文集云

參史傳

陳澧撰二侯傳

衍石齋記事續稿

文鈔

見學海堂文集

幽風物候較遲解

傳箋於幽風物候遲於月令者謂是晚寒所致頗可疑如謂雖晚猶寒耶則惟于耕納冰兩條於義可通其他皆非因寒氣晚退而然也如謂晚節而氣寒耶則孫毓謂熱鄉乃晚寒何以幽地正月始納冰三月倉庚始鳴溫氣反遲於中國且九月授衣

九月肅霜與中國同則寒來亦非晚矣如謂晚溫亦晚寒耶則宋嚴粲駁之謂溫晚寒當早也然則當何以解之曰古來紀物候諸書如夏小正易通卦驗不合月令者多矣桃始華鷹化為鳩月令在仲春夏小正在正月豺祭獸月令在季秋夏小正在十月雁北鄉雉雊月令在季冬夏小正在正月此夏小正之異也魚上冰月令在孟春通卦驗為仲冬候倉庚鳴月令在仲春通卦驗為孟春中氣始電月令在仲春通卦驗為孟夏候半夏生月令在仲夏通卦驗為季夏中氣土潤溽暑月令在季夏通卦驗為仲夏中氣此通卦驗之異也又其中有似異而實非異者如鴻雁來玄鳥至蚯蚓出鴈始鳴反舌無聲腐草為螢鷹乃祭鳥爵入大水為蛤虎始交雉雊雞乳月令皆在前一月通卦驗皆為後一月節氣夫中氣不可移而節氣則下月可移於上

月故雖異而實非異也今以此例推之幽詩假令倉庚鳴於穀雨節則言二月三月皆可也隕稂穫稻值立冬節則言九月十月皆可也叔苴值寒露節則言八月九月皆可也納冰值立春節則言正月十二月皆可也是此五事不必疑也七月鳴鴈較遲二月不得援此為解然伯勞本以夏至鳴冬至止則自五月至十月皆有鳴鴈月令紀其始幽風舉其中此亦如夏小正兩記隕麋角前記其陽氣始動後記其陽氣且睹同出一書豈得謂寒燠異氣乎是此一事亦不必疑也陳氏啟源曰季秋入室季冬修耒耜言出令之始耳踰月而民畢從令理或然也今攷漢書食貨志云春令民畢出在墜冬則畢入於邑其詩曰四之日舉止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又曰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嗟我婦子聿為改歲入此室處所以順陰陽備寇賊習禮文也是則幽

風所云蓋畢出畢入之時也且以于耜舉趾言之農時之早晚齊民要術有上中下三時農桑輯要引汜勝之書言種無期因地爲時幽秦相去數百里天時未必有早晚之異地利則或有高下之殊矣以入室言之九月收斂未畢何遽得深藏不出班固以爲習禮文尤非冬不可瓠葉箋云農功畢乃爲酒漿以合朋友習禮講道藝也然則入室實改歲以後事而月令爲豫戒民之辭無疑矣仲冬大閱乃周公制禮所定公劉當夏之時未必與周同制卽云夏小正有十二月王巡狩之文而天子又未必與諸侯同攷太平御覽時序部引禮月令云十二月之節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角力天子厲飭執弓挾矢以獵修祭禽之禮則大閱固有在季冬者禮文殘缺得此一證亦略見遺制矣統而論之傳箋疏所舉九事皆非必晚寒所致故略爲釋之

如此

水屬不理孫解

考工記匠人職曰凡溝逆地防謂之不行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兩言不行必非一事可知鄭注禹鑿龍門播九河爲此逆防與不理孫也按鑿龍門與播九河兩事各判鄭意當以鑿龍門爲逆防播九河爲不理孫曷言之漢賈讓云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析底柱水經注云昔禹治洪水山陵當水者鑿之故破山以通河據此則龍門當水行之路故禹鑿之使通矣然當日洪水滔天懷山襄陵則山陵亦在巨浸中龍門底柱雖高廣非能隔斷水路使絕不相通其所謂當路者不過當其去路故至橫決非能當之使不行也蓋水勢雖洶涌無涯而實有其所行之路卽如濟水已入于河宜與河水合一乃並流

十數里而南截河又並流數里而溢爲滎緣濟水與河水各有
所行之路故能已入復出由是觀之則凡水皆有所行之路卽
是地之脈理一爲山陵所阻必致決溢呂氏春秋愛類篇云昔
上古龍門未開呂梁未發河水孟門大溢逆流此逆流卽是逆
地防而流足與此經相證自其可見者言之則曰逆流原其本
而言之則曰逆地防耳說者乃謂水爲山陵所沮則不行必周
視可施人力處而迂曲以行之誤矣注云不行謂決溢也則不
行非止而不行之謂謂決溢而橫流也孟子水逆行亦是逆地
防而行非能水逆而上行亦可相發明若迂曲以行水自能之
何待人力與鄭注引鑿龍門之意不合況水爲山陵所沮自不
能行何待作經者諄諄示人乎至於理字當作條理解易繫辭
傳俯以察於地理疏地有山川原隰各有條理故稱理中庸文

理密察注理條理皆無異訓蓋水勢太盛不分布之使有條理
雖順流而下亦易於橫決鄭注九河旣道云河水自上至此流
盛而地平無岸故分爲九以衰其勢顧景范川瀆異同云黃河
自鞏洛已出險就平大伾以北地勢益廣衍大陸則又鍾水之
區也乘建瓴之勢注沮洳之鄉奔騰橫溢必不能免禹因而疏
之順其性之所便從其地之所近而九河以名是播九河者爲
其太盛非爲其不順也然未有不順而可行水者故此經又言
孫耳不然水之就下夫人而知豈有造溝而使水行不順者況
禹治水何一非順而行之而注獨引播九河爲證乎蓋水逆地
防如龍門未鑿水未嘗不行而有橫流之害水屬不理孫如九
河未播水亦未嘗不行而有壅潰之虞故皆謂之不行若果然
不行則當云凡溝逆地防則不行水屬不理孫則不行如函人

凡甲鍛不摯則不堅已敝則燒之例不當云謂之不行也考工記凡云謂之者有二例其一是名號之稱如玉人謂之桓圭謂之信圭臆氏兩欒謂之銑銑閒謂之于之類是也其一是事物之理如此經及輪人謂之轂之善謂之輪之固輞人謂之無任車人謂之中地之類是也釋其文義皆不可以則字代蓋逆防與不理孫非不能行實不可行自水言之當曰則不行自理言之則曰謂之不行此與下文凡任索約大汲其版謂之無任相似既云任索約則非無任可知若自版言之當云大汲其版則不任而云謂之無任者亦以理言謂有任如無任也輞人謂之無任義亦相同故知此句不行是明其理非指其事觀注解爲決溢則非真不行可知矣或疑經言造溝而注遠引禹功小大不倫不知造溝之事經傳罕聞故引禹治水事以證之舉大以

明小也其實匠人之法皆神禹之法蓋立法期于盡善造溝本以行水今以治水之法爲之必無遺憾此考工一記所以足補周官之闕也又何疑於鄭之遠撫乎

宗法攷序

宗子之義見於喪服小記及大傳二篇而鄭注未詳以致後儒紛論無所折衷有謂別子爲妾子者有謂別子爲專指次適者有謂別子爲專指始封君之次適者有謂繼禰爲繼別子之弟者有謂繼禰爲繼繼別子之弟者至別子之所自出則尤無定解或以爲別子所由來或以爲別子之先君或直刪其字或含混其辭皆未能精審今取小記及大傳之言宗法者數條略爲疏解專宗鄭義閒有發明使宗子之法釐然可攷併取後儒異同之說條論其得失焉

宗法補圖序

程氏瑤田宗法小記有大小宗本支相承世次表已極詳明惟於別子一世未見解釋其意殆從孔疏第二子以下並爲後世始祖之說而絕無一語及之亦其欠闕處又於表中別子之第三世下云此爲別子之所自出而上繼別子之爲吾祖者所自出者其身也據此文義是繼別子之所自出爲第四世矣又云別子世適相繼不一人皆爲別子之所自出者曰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指此曰大宗之子而言之也不指大宗而指大宗之子似亦未合上云繼別繼禰下云繼高祖皆指宗子不應此句獨指宗子之子也又云此人之所出自其別子今繼其別子而爲一族羣弟之所宗經云繼別子之所自出而祇云繼別子文不成義當於別子之第二世云此爲別子之適子卽所謂別

子之所自出者自後世適相繼亦皆爲別子之所自出又於第三世云此亦爲別子之所自出而繼其第二世之爲別子之所自出者自後世適相繼亦皆爲繼別子之所自出記云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謂此若曰其父之所出自其別子今繼之而爲一族羣弟之所宗如此則文義了然矣今并取經文所未明言而旁見於注疏中者爰爲補圖之如左

梁先生廷枏

梁廷枏字章冉順德人道光甲午副貢生官澄海縣訓導先世好聚圖籍先生少孤性穎悟成童時卽盡讀父書下筆有奇氣稍長益肆力於學阮文達督粵時深爲器重嘗讀書訶林見兩鐵塔題銜覈與吳任臣十國春秋多不合乃據正史通鑑輿地諸書旁及說部金石著南漢書十八卷南漢書考異十八卷南

漢叢錄二卷南漢文字略四卷網羅散佚鉤稽異同論者謂足與馬令陸游南唐書並傳道光中葉海氛不靖大吏聘修海防彙覽乃採集海外舊聞著粵道貢國說六卷耶蘇教難入中國說一卷蘭崙偶說四卷合眾國說四卷侯官林文忠則徐自兩湖移節來粵耳其名下車拜訪詢以籌防守戰事宜先生爲規畫形勢繪海防圖以進後歷任粵督者並聘入幕中襄辦團練咸豐元年保薦內閣中書加侍讀銜十一年卒年六十六他所著有論語古解十卷南越五主傳三卷碑文摘奇一卷書餘一卷金石稱例四卷續一卷蘭亭考二卷澄海訓士錄四卷夷氛記聞五卷東行日記一卷東坡事類二十二卷書畫跋四卷鏡譜八卷藤花亭文集十四卷詩集四卷曲話五卷江南春詞補傳一卷

參史傳

論語古解自序

今夏溫論語畢取自漢訖唐三十餘家之說摘與朱子集註異者依次排纂彙得十卷名曰古解既卒業客見而詆之曰集註純粹精當今所引乃與之異不蛇足與古將奚益廷柅曰不然朱子之撰精義也或問凡說之行世而不列此者皆無取已乎曰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特所以求聖賢之意在彼不在此推斯言而論諸儒之見雖非盡大醇無疵然未嘗不足爲學者廣見聞之一助況其中又多可與宋儒互相發明卽科舉家亦所不能盡廢非若孫氏示兒編鄭氏意原等書之務求新別去旨益遠者比且江大和所集十三家中如衛瓘繆播樂肇郭象李充孫綽各有專著而不傳其散止見於皇氏義疏顧其書復佚在南宋集註已無從徵引國朝竹

堽西河兩先生羣經博極考據獨未獲一見皇疏而詳論之幸
際休明久遠湮沒之篇應運復出自宜合之漢唐諸說薈萃成
書存古義之一綫用彰稽古右文之盛豈可因有異朱註而概
等弁髦乎客曰誠哉是言遂書爲序

南漢書自序

南漢偏國短祚值干戈俶擾少載筆之士紀纂荒缺胡賓王興
亡錄久佚不傳周克明撰國史未竟粗具嵯略者宋路振九國
志國朝吳任臣十國春秋而已吳書惟南唐吳越較詳南漢紀
傳事蹟旣不能悉備踏駁尤復錯出近人南漢春秋又止錄吳
氏舊文故千餘年來勒爲專書如馬陸之南唐錢氏之備史曾
未之見廷柙少寓訶林拓讀兩鐵塔題銜核與吳書多不合是
時已思別著成一家言方爲科舉之學因循弗果近此數年繙

閱藏帙遇事涉南漢者輒首尾錄存巨冊今秋歸自五羊杜門
卻客取所積薈萃而條理之釐爲十八卷考異卷如其數而義
例附焉大抵根據正史通鑑輿地諸書旁及說部金石事同則
採其古事異則採其詳說有不可通則旁推曲引務求必當至
單詞片語散存羣籍苟於史例無害亦並綴補靡遺蓋三月內
寢食以之矣廷柙學識舛陋所交半隔關河無從商榷先世錢
皮未富祕籍又鮮新收欲從久遠殘缺之餘捃拾網羅挂漏誠
不能保自茲以往當以續得更爲補編使其事實燎然共知興
霸之由與敗亡之故著千古炯戒不獨資考證廣異聞已也若
夫一事而牽涉數人雖以所主分詳略而敘次究不得不複固
古史所難免書之病殆不在此撰成次其目如左

金石稱例自序

清儒學案卷一百三十三
古人最重稱號之學爾雅廣疏風俗通方言詳矣盡矣然非今
昔互殊卽南北迴別著諸文字返見拘迂至有壽世母而稱嬪
傳藝林之笑柄者稱謂之間習焉不察博雅君子將且譏詆於
其後然經史冊籍日資翻閱尙易參稽金石則散落山水荒僻
或古所存而今已亡或前未見而後始出拓藏未富則證據益
難金石稱例之所緣起也顧金之爲物有用易燬皇祖伯考之
屬存在識銘僅偶一見不若碑誌之堅好尙有文義可尋蓋石
多而金少自來著錄家類然矣春來無事發閱藏碑積爲此帙
區分七類始三代迄五季而止每條先標大意證以原文數語
泐者缺之他書可考者補之中有互證發明者附以按語別之
此又例中之例也

